

《德意志意识形态》九集导读全稿

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一）

同志们好，我是红雨。应广大群友的要求，我们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马恩早期的重要著作之一，此时期重要著作还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这部著作文本很长，分为两卷，我们主要是针对第一卷第一章部分做分析解读，这部分内容讲述历史唯物主义最详尽，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思想内容，没有它就没有科学共产主义学说。所以学习这篇著作意义重大。唯物史观也是我们分析社会事物的科学方法。

第一章 费尔巴哈 唯物主义观点和唯心主义观点的对立

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

哲学与现实社会有没有关系呢？很多人往往忽略这一点，好像哲学是脱离现实的一种纯粹思想的东西，即无论现实怎么变化，哲学——或者说是我认为“正确的哲学”是永恒不变的。马克思在这句话前面写了很多德国哲学界的批判，这些批判仅仅是在思辨领域的吗？还是基于某种现实的情况？因此，马克思在这一章着重讲意识的产生，即哲学是从何而来的。第一节他从人类历史的产生说起，因为哲学是人类社会的产物。现实的物质环境指的是什么？

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不是任意提出的，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象中才能撇开的**现实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已有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当然，我们在这里既不能深入研究人们自身的生理特性，也不能深入研究人们所处的各种**自然条件——地质条件、山岳水文地理条件、气候条件以及其他条件**。任何历史记载都应当从这些自然基础以及它们在历史进程中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发生的变更出发。

这两段话讲社会存在的条件，首先是人的“物质体”的存在和提供人存在的自然环境。这是第一个前提条件，这个条件是不必用逻辑证明的，是实实在在的经验。

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

动物一般不通过生产来获取生存资料，比如吃的东西，都是直接从大自然获取的；而人类从大自然直接获取生存资料到通过自己的生产来获取，比如最早的渔猎、采摘，到养殖、种植等。马克思说这是人与动物区别的重要标志——是否会生产物质资料。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已有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这段话很重要。人的生活包括生产性生活和非生产性生活，而非生产性生活是取决于生产性生活的。生产性生活又是人生活的主要组成部分。就像一个工人，工作时间 8 小时，睡觉时间 8 小时，其余生活时间 8 小时，去掉睡觉的时间，有意识的时间里，工作和非生产性生活各占一半，他的生活方式受制于工作的内容、方式和收入等，而整个这样的生活构成了人的环境，人的意识不得受环境的支配。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在没有独立的精神生产的时代里，这种情况是最典型的，而近代的农民也是这样。即使在当代，那些独立于物质生产之外的人，难道他的意识不是受生活的环境、工作的方式等影响吗？就算是知识分子，口头上会背诵一些书本知识或“理性分析”，落实到行动中也是受到这些因素的影响，因为意识，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决定行动。

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

书中对“交往”做了注解：“交往”(Verkehr)这个术语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含义很广。它包括单个人、社会团体以及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指出：物质交往，而首先是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的交往，这是任何其他交往的基础。《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用的一些术语：“交往形式”、“交往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和交往的关系”，表达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生产关系概念。

首先，我不很同意该书编辑对“交往”的解释，说它就是生产关系，是不够的。用生产中的交往代替一切交往是不对的，马克思在写本书的第二年与安年科夫的通信中说：

人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已经获得的东西，然而这并不是说，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在其中获得一定生产力的那种社会形式。恰恰相反。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

一词那样。例如：各种特权、行会和公会的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曾是唯一适应于既得的生产力和产生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会状况的社会关系。

这里就是指一切社会关系，因此只谈生产关系是不够的。比如血缘关系，亲缘关系，平等和不平等关系，阶级关系，买卖关系。等等。

正文这句话是说生产是社会的生产，是在一定社会关系下的生产，这种社会关系是由生产力决定的。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于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是迄今已知的生产力单纯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

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这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在交往比较发达的条件下，同样的情况也会在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中出现。

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这就是说，分工的每一个阶段还决定个人的与劳动材料、劳动工具和劳动产品有关的相互关系。

这段话马克思从国际的角度去论述，因为大家已经认可这种说法。

这部分主要讲生产力和分工的关系，生产力的发展引起分工，分工后又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需要补充的是，生产力的发展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分工是生产方式

中的一个因素，涉及到人处于不同的生产部门，涉及到各部门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所以马克思特别提到这一点。恩格斯说：“分工的规律就是阶级划分的基础。”虽然说是基础，但不是阶级划分以分工为绝对的关系。决定的关系是，谁对生产过程、交换过程、分配过程起决定作用，也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通俗讲，有什么样的生产力就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这样的生产方式导致了分工的变化，一部分人居于生产之上，脱离生产，成为统治阶级。

下一个部分，讲了历史上的几种所有制形式，大家看看就可以，这里略过。

由此可见，事情是这样的：**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总是从一定的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是，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有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活动着的（注：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这些个人所产生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对自然界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的观念，或者是关于**他们自身的**状况的观念。显然，在这几种情况下，这些观念都是他们的**现实关系和活动、他们的生产、他们的交往、他们的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有意识的表现**，而不管这种表现是现实的还是虚幻的。**相反的假设，只有在除了现实的、受物质制约的个人的精神以外还假定有某种特殊的精神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如果这些个人的现实关系的有意识的表现是虚幻的，如果他们在自己的观念中把自己的现实颠倒过来，那么这又是由他们狭隘的物质活动方式以及由此而来的他们狭隘的社会关系造成的”。——编者注）。

换句话说，生产方式决定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社会结构主要指经济结构，对于人来说就是阶级结构。括号里的话很有意思，他说人的观念有三种，对于自然界的观念、对于自身的观念、对于他人的观念都是现实的生产、交往和组织，即这些环境生产的观念。“相反的假设”指的是，比如宗教或科学教育，可以扭

曲这些观念。最后一句讲的是，如果从现实得来的观念有虚假性，那也是狭隘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造成的。

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人们是自己的观念、思想等等的生产者**，（注：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而且人们是受他们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他们的物质交往和这种交往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中的进一步发展所制约的”。——编者注）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一定发展**——一直到交往的最遥远的形态——**所制约**。意识[*das Bewußtsein*] 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dasbewußteSein*]，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相机中一样是倒立呈像的，那么这种现象也是从人们生活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正如物体在视网膜上的倒影是直接从人们生活的生理过程中产生的一样。

思想意识的产生是基于对现实的认识，是现实活动的反映，而人类的第一个现实就是谋生，就是生产，所以物质生产是人类第一个、也是最大的经验材料。人们的思想意识受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制约。

德国哲学从天国降到人间；和它完全相反，这里我们是从人间升到天国。这就是说，我们不是从人们所说的、所设想的、所想象的东西出发，也不是从口头说的、思考出来的、设想出来的、想象出来的人出发，去理解有血有肉的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还可以描绘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反响的发展。甚至人们头脑中的模糊幻象也是他们的可以通过经验来确认的、与物质前提相联系的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因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

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前一种考察方法从意识出发，把意识看作是有生命的个人。后一种符合现实生活的考察方法则**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

注意，不要把“决定”看成是绝对的，尤其对于个人而言。马克思叙述的是一般规律，尤其是针对社会总体而言，比如阶级、阶级意识，还有长远的历史发展，这些都是物质的决定性作用。对于特殊的、从事精神研究的个体人而言，就不是绝对的了。这也就是意识的反作用，还有交互作用的时候，这些都不能忽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是辩证的，不是机械的、形而上的。物质的第一性、基础性、制约性，但不要看做是物质“绝对的”决定性。

这种考察方法不是没有前提的。它**从现实的前提出发**，它一刻也不离开这种前提。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虚幻的离群索居和固定不变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只要描绘出这个能动的生活过程，历史就不再像那些本身还是抽象的经验论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些僵死的事实的汇集，也不再像唯心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想象的主体的想象活动。

在思辨终止的地方，在现实生活面前，正是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开始的地方。关于意识的空话将终止，它们一定会被**真正的知识**所代替。对现实的描述会使独立的哲学失去生存环境，能够取而代之的充其量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它们只能对整理历史资料提供某些方便，指出历史资料的各个层次的顺序。但是这些抽象与哲学不同，它们绝不提供可以适用于各个历史时代的**药方或公式**。相反，只是在人们着手考察和整理资料——不管是有关过去时代的还是有关当代的资料——的时候，在实际阐述资料的时候，困难才开始出现。这些困难的排除受到种种前提的制约，这些前提在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来的，而只能从**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的研究中**

产生。这里我们只举出几个我们用来与意识形态相对照的抽象，并用历史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这一大段是讲分析人类社会的方法从唯心到唯物，从现实出发来研究才能找到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结论。

这种科学的考察方法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物”指的是社会物质生产和交换。哲学中的“物质”指的是独立于人的意识之外的客观存在。所以，历史唯物主义是从客观的历史事实出发来研究历史，总结规律。而唯心史学是从人类的精神——其实是他自己创造的“精神”出发来研究，所以马克思说唯物史观是实证科学。那么唯心史观呢，可以说是胡说八道吧。

内容较长，今天就到这，我是红雨，下期视频见。

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二）

同志们好，我是红雨，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德意志意识形态》。上期视频谈到人的意识与物质环境的关系，得出重要结论：物质决定意识。即人们的社会生产决定人们的社会意识，意识的变化是随着生产方式的变化而变化的，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下面学习第二节内容。

当然，我们不想花费精力（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去启发我们的聪明的哲学家，使他们懂得：如果他们把哲学、神学、实体和一切废物消融在“自我意识”中，如果他们把“人”从这些词句的统治下——而人从来没有受过这些词句的奴役——解放出来，那么“人”的“解放”也并没有前进一步；**只有在现实的世界中并使用现实的手段才能实现真正的解放**（注：马克思加了边注：“哲学的和真正的解放。——一般人。唯一者。个人。——地质、水文等等条件。人体。需要和劳动”。——编者注）；没有蒸汽机和珍妮走锭精纺机就不能消灭奴隶制；没有改良的农业就不能消灭农奴制；**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

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 [……]（注：手稿残缺。——编者注）其次，还要根据它们的不同发展阶段，清除实体、主体、自我意识和纯批判等无稽之谈，正如同清除宗教的和神学的无稽之谈一样，而且在它们有了更充分的发展以后再次清除这些无稽之谈。（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词句和现实的运动”。——编者注）当然，在像德国这样一个具有微不足道的历史发展的国家里，这些思想发展，这些被捧上了天的、毫无作用的卑微琐事弥补了历史发展的不足，它们已经根深蒂固，必须同它们进行斗争（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词句对德国的意义”。——编者注）。但这是具有地域性意义的斗争。

黑体字部分：真正的解放不是在意识中，是对现实世界的革命；只有在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真正的解放才有可能。即，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有条件得到保证。我们看到宗教和某些哲学家经常用个人的精神修行，即纯粹的精神活动寻求个人的自由和解放，如佛教的“解脱”，道家的“清静飞升”，儒家的“修身”等，无论对于个人是否能达到，但肯定不具有普遍性；况且人是物质和精神的综合体，用纯粹精神来解放自己从物质上看就是一种欺骗，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是用未来的天堂掩盖现实的地狱。共产主义从宗教的理念看，就是把天堂实现在人间，虽然这个实现是有物质条件的。

[……]（注：这里缺五页手稿。——编者注）实际上，而且对**实践的唯物主义者即共产主义者来说**，全部问题都在于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如果在费尔巴哈那里有时也遇见类似的观点，那么它们始终不过是一些零星的猜测，而且对费尔巴哈的总的观点的影响微乎其微，以致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具有发展能力的萌芽。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另一方面仅仅局限于单纯的感觉。费尔巴哈设定的是“一般人”，而不是“现实的历史的人”（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里和后面的论述，主要涉及路·费尔巴哈的著作《未来哲学原理》，并且从中引用了费尔巴哈的一些用语。——75。）。“一般人”实际上是“德国人”。在前一种情况下，在对感性世界的直观中，他不可避免地碰到与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这些东西扰乱了他所假定

的感性世界的一切部分的和谐，特别是人与自然界的和谐。为了排除这些东西，他不得不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这种直观介于仅仅看到“眼前”的东西的普通直观和看出事物的“真正本质”的高级哲学直观之间。（注：恩格斯加了边注：“注意：费尔巴哈的错误不在于他使眼前的东西即感性外观从属于通过对感性事实作比较精确的研究而确认的感性现实，而在于他要是不用哲学家的‘眼睛’，就是说，要是不戴哲学家的‘眼睛’来观察感性，最终会对感性束手无策”。——编者注）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直接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立足于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感性确定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交往才提供给他的。大家知道，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由于商业才移植到我们这个地区。由此可见，樱桃树只是由于一定的社会在一定时期的这种活动才为费尔巴哈的“感性确定性”所感知。（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直观的、静态的、片段的、片面的，形而上学的。因此他从人出发，不是历史的、活生生的人，而是抽象的人。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是实践的、革命的、全面的、辩证的。是从现实的人、一定物质条件下的人来考察社会和历史。

此外，只要这样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任何深奥的哲学问题——后面将对这一点作更清楚的说明——都可以十分简单地归结为某种经验的事实。人对自然的关系这一重要问题（或者如布鲁诺所说的（第 110 页）（注：布·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编者注），“自然和历史的对立”，好像这是两种互不相干的“事物”，好像人们面前始终不会有历史的自然和自然的历史），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个产生了关于“实体”和“自我意识”的一切“高深莫测的造物”（注：歌德《浮士德。天上序幕》。——编者注）的问题。然而，如果懂得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就像人与自然的

“斗争”促进其生产力在相应基础上的发展一样，那么上述问题也就自行消失了。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分配，不同社会阶级的划分**，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这样一来，打个比方说，费尔巴哈在曼彻斯特只看见一些工厂和机器，而一百年以前在那里只能看见脚踏纺车和织布机；或者，他在罗马的坎帕尼亚只发现一些牧场和沼泽，而在奥古斯都时代在那里只能发现罗马资本家的葡萄园和别墅。（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费尔巴哈特别谈到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的秘密，但是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甚至这个“纯粹的”自然科学也只是由于商业和工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自己的材料的。这种活动、这种连续不断的**感性劳动和创造、这种生产，正是整个现存的感性世界的基础**，它哪怕只中断一年，费尔巴哈就会看到，不仅在自然界将发生巨大的变化，而且整个人类世界以及他自己的直观能力，甚至他本身的存在也会很快就没有了。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而整个这一点当然不适用于原始的、通过自然发生的途径产生的人们。但是，这种区别只有在人被看作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此外，先于人类历史而存在的那个自然界，不是费尔巴哈生活其中的自然界；这是除去在澳洲新出现的一些珊瑚岛以外今天在任何地方都不再存在的、因而对于费尔巴哈来说也是不存在的自然界。

首先，人与自然是对立的统一，随着自然科学和生产力的进步，统一性在加强，对立性在减弱。人的活动就是在不断认识自然、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过程。

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一方面制约着分配，不同社会阶级的划分，同时它们在自己的运动形式上又受着后者的制约。如果分配相对公平就能扩大生产。生产方式决定生产资料所有制，也就决定分配制度。

费尔巴哈不从人的社会性，社会存在出发看问题，把人性看做脱离实际生活的抽象物，那就认识不清社会的本质和人的本质。

诚然，费尔巴哈比“纯粹的”唯物主义者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但是，他把人只看作是“感性对象”，而不是“感性活动”，因为他在

这里也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没有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从那些使人们成为现在这种样子的周围生活条件来观察人们**——这一点且不说，他还从来没有看到现实**存在着的、活动的人**，而是停留于抽象的“人”，并且仅仅限于在**感情范围内**承认“现实的、单个的、肉体的人”，也就是说，除了爱与友情，而且是观念化了的爱与友情以外，他不知道“人与人之间”还有什么其他的“人的关系”。（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他没有批判现在的爱的关系。可见，他从来没有把感性世界理解为构成这一世界的个人的全部活生生的感性活动，因而比方说，当他看到的是大批患瘰癧病的、积劳成疾的和患肺病的穷苦人而不是健康人的时候，他便不得不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观念上的“类的平等化”，这就是说，**正是在共产主义的唯物主义者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结构的必要性和条件的地方，他却重新陷入唯心主义**。（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

“感性活动”即实践、劳动。费尔巴哈理解的“人”就是情感和“最高观念”上的平等，缺乏社会性和实践性。比如婚姻关系，也是随着社会形态的变化而变化的。社会的不平等，费尔巴哈诉诸于理念，“类平等”，而马克思是从改变经济来实现改变现实。

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这一点从上面所说的看来已经非常明显了（注：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我们之所以在这里比较详细地谈论历史，只是因为德国人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说教有术的’圣布鲁诺就是一个出色的例子”。——编者注）。

费尔巴哈是历史唯心主义者，但他的哲学唯物主义也不是革命的、实践的、辩证的。

我们谈的是一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因此我们首先应当确定一切人类生

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注：马克思加了边注：“历史”。——编者注），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注：马克思加了边注：“黑格尔。地质、水文等等的条件。人体。需要，劳动”。——编者注）。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这样的历史活动，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即使感性在圣布鲁诺那里被归结为像一根棍子那样微不足道的东西（注：指布·鲍威尔在《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的观点。——编者注），它仍然必须以生产这根棍子的活动为前提。因此任何历史观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必须**注意上述基本事实的全部意义和全部范围，并给予应有的重视**。大家知道，德国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所以他们从来没有**为历史提供世俗基础**，因而也从来没有过一个历史学家。法国人和英国人尽管对这一事实同所谓的历史之间的联系了解得非常片面——特别是因为他们受政治思想的束缚——，但毕竟作了一些为历史编纂学提供唯物主义基础的初步尝试，首次写出了市民社会史、商业史和工业史。

这段话很通俗也很重要，人类历史首先是人类的存在，存在就得吃喝住穿，直到现在底层百姓还在为此忙碌，由此社会生产是一切社会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出发去研究人类的精神活动和政治活动。这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

第二个事实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从这里立即可以明白，德国人的伟大历史智慧是谁的精神产物。德国人认为，凡是在他们缺乏实证材料的地方，凡是在神学、政治和文学的谬论不能立足的地方，就没有任何历史，那里只有“史前时期”；至于如何从这个荒谬的“史前历史”过渡到真正的历史，他们却没有对我们作任何解释。不过另一方面，他们的历史思辨所以特别热衷于这个“史前历史”，是因为他们认为在这里他们不会受到“粗暴事实”的干预，而且还可以让他们的思辨欲望得到充分的自由，创立和推翻成千上万的假说。

第二个事实是指社会再生产，即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

一开始就进入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是：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德国除外）。这时就应该根据现有的经验材料来考察和阐明家庭，而不应该像通常在德国所做的那样，根据“家庭的概念”来考察和阐明家庭。此外，不应该把社会活动的这三个方面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只应该看作是三个方面**，或者，为了使德国人能够了解，把它们看作是三个“因素”。从历史的最初时期起，从第一批人出现时，这三个方面就**同时存在着**，而且现在也还在历史上起着作用。

人自身的生产，生命的生产、劳动力的生产。这三个方面就是：生产、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家庭的出现，家庭形式的变化。

住宅建筑。不言而喻，野蛮人的每一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洞穴和茅舍，正如游牧人的每一个家庭都有单独的帐篷一样。这种单独的家庭经济由于私有制的进一步发展，而成为更加必需的了。在农业民族那里共同的家庭经济也和共同的耕作一样是不可能的。城市的建造是一大进步。但是，**在过去任何时代，消灭单个经济（这是与消灭私有制分不开的）是不可能的，因为根本还没有具备这样做的物质条件**。组织共同家庭经济的前提是发展机器，利用自然力和许多其他的生产力，例如自来水、煤气照明、暖气装置等，以及**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没有这些条件，**共同经济本身是不会成为新生产力的**，它将没有任何物质基础，它将建立在**纯粹的理论上面**，就是说，将纯粹是一种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还可能有什么呢？这就是城市里的集中和为了**某些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公共房舍（监狱、兵营等）的兴建。不言而喻，消灭单个经济是和消灭家庭分不开的。

这段话说明消灭私有经济是需要一定的生产力的，没有机器大生产是不可能

消灭私有制的，没有这种生产力就没有共同经济的基础和纽带。硬去消灭其结果就是普遍的贫穷化。最后讲的消灭家庭指的是旧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家庭，而新式的家庭是什么样的？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具体论述过，即使在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里也只是原则性地描述，总之，公有制消灭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消灭了女权依附于男权，消灭了以财产为基础的旧家庭，建立了真正的双方相互爱慕为基础的新式家庭。

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至于这种活动在什么条件下、用什么方式和为了什么目的而进行，则是无关紧要的。由此可见，**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方式或一定的社会阶段联系着的，而这种共同活动方式本身就是“生产力”**；由此可见，人们所达到的**生产力的总和决定着社会状况**，因而，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但是，这样的历史在德国是写不出来的，这也是很明显的，因为对于德国人来说，要做到这一点不仅缺乏理解能力和材料，而且还缺乏“感性确定性”；而在莱茵河彼岸之所以不可能有关于这类事情的任何经验，是因为那里再没有什么历史。由此可见，一开始就表明了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有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

这段讲生产方式和生产力是联系的，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决定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生产力的总和就构成一个社会的物质状况。所以我们划分社会类型就是从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来看的。

只有现在，在我们已经考察了原初的历史的关系的四个因素、四个方面之后，我们才发现：人还具有“意识”（注：马克思加了边注：“人们之所以有历史，是因为他们必须生产自己的生活，而且必须用一定的方式来进行：这是受他们的肉

体组织制约的，人们的**意识也是这样受制约的**”。——编者注）。但是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注：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我对我的环境的关系是我的意识”。——编者注）凡是有某种关系存在的地方，这种关系都是为我而存在的；动物不对什么东西发生“关系”，而且根本没有“关系”；**对于动物来说，它对他物的关系不是作为关系存在的**。因而，**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当然，意识**起初**只是对直接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是对处于开始意识到自身的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和其他物的狭隘联系**的一种意识。同时，它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自然界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自然宗教）（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这里立即可以看出，这种自然宗教或对自然界的这种特定关系，是由社会形式决定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这里和任何其他地方一样，自然界和人的同一性也表现在：**人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决定着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而他们之间的狭隘的关系又决定着他们对自然界的狭隘的关系，这正是因为自然界几乎还没有被历史的进程所改变”。——编者注）；但是，另一方面，意识到必须和周围的个人来往，也就是开始意识到人总是生活在社会中的。这个开始，同这一阶段的社会生活本身一样，带有动物的性质；这是纯粹的**畜群意识**，这里，人和绵羊不同的地方只是在于：**他的意识代替了他的本能**，或者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本能。由于生产效率的提高，需要的增长以及作为二者基础的人口的增多，这种绵羊意识或**部落意识**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与此同时分工也发展起来。分工起初只是**性行为方面**的分工，后来是由于天赋（例如体力）、需要、偶然性等等才自发地或“自然形成”分工。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真正成为分工**（注：马克思加了边注：“与此相适应的是幻想家的、僧侣的最初形式”。——编者注）。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现实地想象**：它是和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东西；它不用想象某

种现实的东西就能现实地想象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但是，如果这种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和现存的关系发生矛盾**，那么，这仅仅是因为**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不过，在一定民族的各种关系的范围内，这也可能不是因为现在该民族范围内出现了矛盾，而是因为在该民族意识和其他民族的实践之间，亦即在某一民族的民族意识和普遍意识之间（注：马克思加了边注：“宗教。具有真正的意识形态的德国人”。——编者注）出现了矛盾（就像目前德国的情形那样）——既然这个矛盾似乎只表现为民族意识范围内的矛盾，那么在这个民族看来，斗争也就限于这种民族废物，因为这个民族就是废物本身。但是，意识本身究竟采取什么形式，这是完全无关紧要的。我们从这一大堆赘述中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上述三个因素即**生产力、社会状况和意识，彼此之间可能而且一定会发生矛盾**，因为分工不仅使精神活动和物质活动（注：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活动和思维，即没有思想的活动和没有活动的思想”。——编者注）、享受和劳动、生产和消费由**不同的个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而要使这三个因素彼此不发生矛盾，则只有**再消灭分工**。此外，不言而喻，“怪影”、“枷锁”、“最高存在物”、“概念”、“疑虑”显然只是孤立的个人的一种唯心的、思辨的、精神的表现，只是他的观念，即关于真正经验的束缚和界限的观念；**生活的生产方式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交往形式就在这些束缚和界限的范围内运动着**。（注：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这种关于现存的经济界限的唯心主义表现，不是纯粹理论上的，而且在实际的意识中也存在着，就是说，使自己自由存在的并且同现存的生产方式相矛盾的意识，不是仅仅构成宗教和哲学，**而且也构成国家**”。——编者注）

马克思首先讲的是人的存在、社会的存在，然后开始讲意识的发展历史。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意识从动物性意识向越来越高级的意识发展。尤其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意识貌似“独立”起来，“可能”与现实社会发生了“矛盾”。这种矛盾的根本原因是基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最终解决的办法就是“消灭分工”。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消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使人们在各种不同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地劳动。由生产方式决定着的生产关系中的

矛盾，即阶级矛盾表现为宗教和国家。

好了同志们，今天就谈到这，我是红雨，下期视频再见。

《德意志意识形态》导读 3

同志们好，我是红雨，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马恩名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上回视频的结尾讲到社会意识。人是群居动物，人一生下来就不可能脱离人群，即社会。人的意识受社会环境影响，尤其是社会物质环境，即物质生活。人类的存在不同于一般动物，人类区别于动物的最主要的特征是通过生产获取生活资料，而一般动物是直接 from 大自然获取。这样，社会生产、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就是人类存在的基础。从这个基础去研究社会形式、研究社会意识，就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下面文本从分工谈起论述国家的形成。

分工包含着所有这些矛盾，而且又是以**家庭中自然形成的分工**和以社会分裂为单个的、**互相对立的家庭**这一点为基础的。与这种分工同时出现的还有分配，而且是劳动及其产品的**不平等的分配**（无论在数量上或质量上）；因而产生了所有制，它的**萌芽和最初形式在家庭中已经出现**，在那里妻子和儿女是丈夫的奴隶。家庭中这种诚然还非常**原始和隐蔽的奴隶制**，是最初的所有制，但就是这种所有制也完全符合现代经济学家所下的定义，即**所有制是对他人劳动力的支配**。其实，分工和私有制是相等的表达方式，对同一件事情，一个是就活动而言，另一个是就活动的产品而言。

其次，随着分工的发展也产生了**单个人的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个人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

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

而这始终是在每一个家庭集团或部落集团中现有的骨肉联系、语言联系、较大规模的分工联系以及其他利益的联系的现实基础上，特别是在我们以后将要阐明的已经由**分工决定的阶级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阶级是通过每一个这样的人群分离开来的，其中一个阶级统治着其他一切阶级。从这里可以看出，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普遍的东西一般说来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德国的理论家们对此一窍不通，尽管在《德法年鉴》和《神圣家族》中已经十分明确地向他们指出过这一点）。从这里还可以看出，**每一个力图取得统治的阶级，即使它的统治要求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式和一切统治，就像无产阶级那样，都必须首先夺取政权，以便把自己的利益又说成是普遍的利益，而这是它在初期不得不如此做的。**

分工的历史，分配的不平等，所有制的变化。自然分工的家庭分工与社会分工导致特殊利益——一部分人的利益与另一部分利益的矛盾，阶级矛盾导致国家的产生；关于国家的压迫性质，我们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较为详细地探讨了。

最后一段话，社会革命是代表一切被统治阶级的利益，体现在革命纲领里也是这样，无产阶级革命不能只是解决无产阶级的社会地位问题，还要照顾到其他阶级的利益，巴黎公社就是典型，在那里，无产阶级代表了并首先解决的是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十月革命也是这样，它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农民问题。中国革命也是这样。所以，要对一个国家的生产方式、阶级状况进行分析，结合当时的社会热点问题，才能科学制定革命纲领。

正因为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另一方面，这些始终真正地同共同利益和虚幻的共同利益相对抗的特殊利益所进行的实际斗争，使得通过国家这种虚幻的“普遍”利益来进行实际的干涉和约束成为必要。

任何革命都会使旧的统治阶级利益受损，使其不断反抗新的统治秩序，所以国家这个暴力机器依然还会存在，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是镇压少数人——资产阶级——的必要的武器。而以往的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多数人的暴力机器。

最后，分工立即给我们提供了第一个例证，说明只要人们还处在自然形成的社会中，就是说，只要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还有分裂，也就是说，**只要分工还不是出于自愿，而是自然形成的，那么人本身的活动对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同他对立的力量，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任何人都有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他是一个猎人、渔夫或牧人，或者是一个批判的批判者，**只要他不想失去生活资料，他就始终应该是这样的人。**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会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扩大了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地，**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

这种自然的、也是被迫的分工成为了统治我们自身的力量，这样人就不是自己的主人。这在资本主义社会尤其典型。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消灭这种被迫的分工，人们可以自由地在任何部门发展，生产力也是如此，它是人创造的，却反过来奴役人，只有人真正掌握了自己创造的生产力，人才能成为世界的主人。

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同现存的有钱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存在同时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普遍交往，一方面，可以产生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现象（普遍竞争），**使每一民族都依赖于其他民族的变革**；最后，**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经验上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地方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状态”**；（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

消灭异化，即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是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的世界化。这两种前提条件导致阶级的对立，世界范围内的阶级对立。没有深刻的阶级对立，就没有革命的动力。没有生产力的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物质基础，这种生产力的基本标志就是社会化大生产、机器大生产。新社会是建立在全人类社会上的，不是局域性的。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同时发动”不是绝对的，比如一国首先革命，带动其他国家革命（列宁）；或落后国家革命，造成先进国家危机（时间也许较长）等。但是原理没错，就是说，没有物质生产力的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想象的。

我们学习《共产党宣言》时，在俄文版序言恩格斯谈及俄国革命时说，

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

对于这个问题，目前唯一可能的答复是：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那么这里恩格斯所说的俄国革命指的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呢？一般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我觉得都可以。只是俄国的落后经济条件，需由西欧发达国家在经济上帮助才能建设。但事实是，苏维埃俄国没有得到外部援助，通过特殊的方式和利用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建立起来了社会主义大生产。

由此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落后国家革命容易建设难，先进国家革命难建设容易。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此外，许许多多的人仅仅依靠自己劳动为生——大量的劳力与资本隔绝或甚至连有限地满足自己的需要的可能性都被剥夺，——从而由于竞争，他们不再是暂时失去作为有保障的生活来源的工作，他们陷于绝境，这种状况是以世界市场的存在为前提的。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共产主义——它的事业——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而各个人的世界历史性的存在，也就是与世界历史直接相联系的各个人的存在。

共产主义不是一步到位的理想，而是一步一步消灭现存不合理制度的实践。

要根据现有的实际情况逐步来做，向共产主义方向前进。比如，推翻封建阶级的统治，促进资本主义发展，也是向共产主义前进一步。共产主义是世界性的，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也必然地向其他国家输出，采取怎样的方式呢？这个值得探讨。

否则，例如财产一般怎么能够具有某种历史，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例如地产怎么能够像今天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那样，根据现有的不同前提而发展呢？——在法国，从小块经营发展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在英国，则是从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发展到小块经营。或者贸易——它终究不过是不同个人和不同国家的产品交换，——怎么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而统治全世界呢？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种关系就像古典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遨游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把幸福和灾难分配给人们，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衰亡；**但随着基础即随着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以及这种调节所带来的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己关系的消灭，供求关系的威力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他们发生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

在过去一切历史阶段上受生产力制约同时又制约生产力的**交往形式**，就是市民社会。从前面已经可以得知，这个社会是以简单的家庭和复杂的家庭，即所谓**部落制度作为自己的前提和基础**的。关于市民社会的比较详尽的定义已经包括在前面的叙述中了。从这里已经可以看出，这个市民社会是**全部历史的真正发源地和舞台**，可以看出过去那种**轻视现实关系**而局限于言过其实的历史事件的历史观何等荒谬。

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上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然需要以民族的姿态出现，对内仍然需要组成国家的形式。“市民社会”这一用语是在**18世纪产生的**，当时财产关系已经摆脱了古代的和中世纪的共同体。真正的市民社会只是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但是这一名称（注：《bürgerliche Gesellschaft》这个术语既有“资产阶

级社会”的意思，也有“市民社会”的意思。——编者注）始终标志着**直接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任何**其他的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

这里的交往形式可以理解为包括生产关系、分配关系、交换关系在内的一切社会关系。市民社会，就是经济社会，是政治和文化思想的经济基础。不是特指资产阶级社会，以往一切社会都是。资产阶级社会只是比较发达的经济社会，而政治国家是在经济社会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所以经济社会是根本。读过《国家与革命》的人都知道这一点。

到现在为止，我们主要只是考察了人类活动的一个方面——人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人改造人……（注：马克思加了边注：“交往和生产力”。——编者注）

国家的起源和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关系。

这一部分马克思没有细讲，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交往的扩大，产生了奴隶制，社会内部产生了阶级分化，阶级的产生使社会矛盾复杂化，国家——暴力机器，常备军、警察、法院、监狱等——的出现是为了阶级的统治，即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有人说军队是为了抵御外族，不能算是镇压内部阶级反抗的工具。在常备军形成以前，为了抵御外族的侵略，可以讲本族人是全民皆兵的，不需要常备军，如果普通人民有武装的权利，在阶级社会是无法想象的。所以取消民众的武装权利是一般阶级社会的特征。还有，如果没有阶级分化，人民内部矛盾是没必要动用武力、强制力解决的，完全可以采用调节的、和平的办法解决。

历史不外是各个世代的依次交替。每一代都利用以前各代遗留下来的材料、资金和生产力；由于这个缘故，每一代一方面在完全改变了的环境下继续从事所继承的活动，另一方面又通过完全改变了的活动来**变更旧的环境**。然而，事情被思辨地扭曲成这样：好像后期历史是前期历史的目的，例如，好像美洲的发现的

根本目的就是要促使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于是历史便具有了自己特殊的目的并成为某个与“其他人物”（像“自我意识”、“批判”、“唯一者”等等）“并列的人物”。其实，前期历史的“使命”、“目的”、“萌芽”、“观念”等词所表示的东西，终究不过是从后期历史中得出的抽象，不过是从前期历史对后期历史发生的积极影响中得出的抽象。

历史发展的每个阶段的承接是基于物质生产方式的变化，由此产生的分配方式、所有制关系等的变化。不能简单从一个历史事实推演另一个历史事实，这些事实作为表象是根源于社会的物质状况的。这种情况经常出现于“文歌”的讨论中。

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例如，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实；同样，砂糖和咖啡是这样来表明自己在 19 世纪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的：拿破仑的大陆体系所引起的这两种产品的匮乏推动了德国人起来反抗拿破仑，从而就成为光荣的 1813 年解放战争的现实基础。由此可见，**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怪影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

生产的扩大、交往的扩大使资本主义世界一体化。因此，民族之间的冲突就越显得与物质的，即经济的冲突有直接的关系。前一段讲民族历史的纵向发展；后一段讲民族之间冲突的历史的横向关系。其根源都是物质状况。

好了同志们，本节学习结束，我是红雨，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同志们好，我是红雨。今天继续学习《德意志意识形态》。

[2 .] 关于意识的生产

单个人随着自己的活动扩大为世界历史性的活动，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宇宙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这种情况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当然也是经验事实。但是，另一种情况也具有同样的经验根据，这就是：**随着现存社会制度被共产主义革命所推翻**（下面还要谈到这一点）以及与这一革命具有同等意义的**私有制的消灭**，这种对德国理论家们来说是如此神秘的力量也将被消灭；同时，每一个**单个人的解放的程度**是与**历史完全转变为世界历史**的程度一致的（注：马克思加了边注：“关于意识的生产”。——编者注）。至于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完全取决于他的现实关系的财富，根据上面的叙述，这已经很清楚了。只有这样，单个人才能摆脱种种民族局限和地域局限而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同精神的生产）发生实际联系，才能获得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的生产（人们的创造）的能力。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于这种共产主义革命而转化为对下述力量的控制和自觉的驾驭，这些力量本来是由人们的相互作用产生的，但是迄今为止对他们来说都作为完全异己的力量威慑和驾驭着他们。这种观点仍然可以被思辨地、唯心地、即幻想地解释为“类的自我产生”（“作为主体的社会”），从而把所有前后相继、彼此相联的个人想象为从事自我产生这种神秘活动的唯一的个人。这里很明显，尽管人们在肉体上和精神上互相创造着，但是他们既不像圣布鲁诺胡说的那样，也不像“唯一者”、“被创造的”人那样创造自己本身。

唯心主义哲学家看到了人被压迫的现象，但他归结于“宇宙精神”；马克思通过消灭私有制——这个经济领域中的制度来消灭这种压迫，而不是单纯反对什么精神。这是唯物主义的一个阐释角度。其次，资本主义生产是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方式，不整个地消灭世界上的私有制，就不能彻底消灭本国的私有制，这是国际革命思想的来源。

最后，我们从上面所阐述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1) 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2) 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注：原文是 praktisch-idealistisch。——编者注）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这些人所关心的是维持现在的生产状况”。——编者注）；(3) 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注：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消灭在……统治下活动的形式”。——编者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 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注：手稿中删去以下这段话：“至于谈到革命的这种必要性，所有的共产主义者，不论是法国的、英国的或德国的，早就一致同意了，而圣布鲁诺却继续心安理得地幻想，认为‘实在的人道主义’即共产主义所以取代‘唯灵论的地位’（唯灵论根本没有什么地位）只是为了赢得崇敬。他继续幻想：那时候‘灵魂将得救，人间将成为天国，天国将成为人间。’（神学家总是念念不忘天国）‘那时候欢乐和幸福将要永世高奏天国的和谐曲’

（第 140 页）（指布·鲍威尔的论文《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载于《维干德季刊》1845 年第 3 卷。）——91。）。**当末日审判——这一切都要在这一天发生，燃烧着的城市火光在天空的映照将是这一天的朝霞——突然来临的时候**，当耳边响起由这种‘天国的和谐曲’传出的有炮声为之伴奏、有断头台为之击节的《马赛曲》和《卡马尼奥拉曲》旋律的时候；当卑贱的‘群众’高唱着 ca ira, ca ira 并把‘自我意识’吊在路灯柱上（注：《马赛曲》、《卡马尼奥拉》，《caira》都是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革命歌曲。最后一首歌曲《caira》结尾的叠句是：“好！就这么办，就这么办，就这么办。把贵族吊在路灯柱上！”——91。）的时候，我们这位神圣的教父将会大吃一惊。圣布鲁诺毫无根据地为自己描绘了一幅‘永世欢乐和幸福’的感奋人心的图画。‘费尔巴哈的爱的宗教的追随者’在谈到与‘天国的和谐曲’截然不同的革命时，好像关于这种欢乐和幸福有其独特的想法。我们没有兴致来事先构想圣布鲁诺在末日审判这一天的行为。至于应当把进行革命的无产者了解为反抗自我意识的‘实体’或想要推翻批判的‘群众’，还是了解为还没有足够的浓度来消化鲍威尔思想的一种精神‘流射体’，这个问题也确实难以解决”。

首先，由唯物史观得出的第一个结论就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产生矛盾，从而阻碍和破坏了生产力进一步发展，造成危机，危机使无产阶级更加贫穷，甚至失业，无产阶级将用革命改变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建立公有制；其次，一切阶级统治的基础是利用现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生产力，因此，革命建立了新的生产关系也就消灭了旧的统治阶级。再次，以往的革命都没有改变一部分人占有另一部分人劳动的情况，而共产主义革命将消灭这种占有，并最终消灭一切阶级统治、消灭一切阶级，这时民族国家的界限也将消失。这里讲的“消灭劳动”指的是消灭在“资产阶级统治下”的劳动，即雇佣劳动或异化劳动。第四，革命是阶级的革命，大多数人要觉悟到革命的必然性和必要性，在革命过程中，无产阶级将重塑自己，成为新世界的主人。

由此可见，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

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这样当然也能够**完整地描述事物**（因而也能够描述事物的这些不同方面之间的**相互作用**）。（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费尔巴哈”。——编者注）这种历史观和唯心主义历史观不同，它不是在每个时代中寻找某种范畴，而是**始终站在现实历史的基础上**，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的形成，由此还可得出下述结论：**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通过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不是可以通过把它们消融在“自我意识”中或化为“幽灵”、“怪影”、“怪想”（注：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中的用语。——编者注）等等来消灭的，而只有**通过实际地推翻**这一切唯心主义谬论所由产生的**现实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历史的动力**以及宗教、哲学和任何其他理论的动力**是革命**，而不是批判。这种观点表明：历史不是作为“产生于精神的精神”消融在“自我意识”（注：布·鲍威尔《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文中的用语。——编者注）中而告终的，而是**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的生产力总和**，人对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历史地形成的关系，都遇到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本身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由此可见，这种观点表明：**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个人和每一代所遇到的现成的东西：**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象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是他们神化了的并与之斗争的东西的现实基础，这种基础尽管遭到以“自我意识”和“唯一者”的身分出现的哲学家们的反抗，但它对人们的发展所起的作用和影响却丝毫不因此而受到干扰。各代所遇到的这些生活条件还决定着这样的情况：**历史上周期性地重演的革命动荡是否强大到足以摧毁现存一切的基础**；如果还没有具备这些实行**全面变革的物质因素**，就是说，一方面还没有一定的**生产力**，另一方面还没有形成不仅反抗旧社会的个别条件，而且反抗旧的“生活生产”本身、反抗旧社会所依据的“总和活动”的**革命群众**，那么，正如共产主义的历史所证明的，**尽管这种变革的观念已经表述过千百次，但这对于实际发展没有任何意义**。

从人类的存在、社会存在、现实出发去研究人类社会，研究基于社会之上的意识形态，研究每个时代的经济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关系，这样才能全面；而不是从预先人为设定的一些观念出发研究社会。而不同的历史首先就是不同的经济形式，即基于一定生产力条件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后面讲到革命的时候也是这样，如果没有革命的物质条件的形成，空有革命的观念是无济于事的。这个革命的物质就是一定的生产力和革命群众。革命群众是革命的物质力量，革命理论是革命的精神力量，二者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说：

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

那么什么情况下比较容易说服人？首先说服的是无产阶级群众，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精神武器。其次是受资本主义剥削的其他群体，半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因为在发达的资本主义下，小资产阶级生活总体上是趋于下降的态势的。也就是说，当经济危机逐步加深，越来越多的人容易接受马克思主义。

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这样，就把**人对自然界的联系**从历史中排除出去了，因而造成了自然界和历史之间的对立。因此，这种历史观只能在历史上看到**政治历史事件**，看到宗教的和一般理论的斗争，而且在每次描述某一历史时代的时候，它都不得不赞同这一时代的幻想。例如，某一时代想象自己是由纯粹“政治的”或“宗教的”动因所决定的——尽管“宗教”和“政治”只是**时代的现实动因的形式**——，那么它的历史编纂学家就会接受这个意见。这些特定的人关于自己的真正实践的“想象”、“观念”变成一种**支配和决定这些人的实践的唯一决定作用的和积极的力量**。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粗陋形式在这些民族的国家 and 宗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所以历

史学家便认为似乎等级制度是产生这种粗陋的社会形式的力量。法国人和英国人至少抱着一种毕竟是同现实最接近的政治幻想，而德国人却在“纯粹精神”的领域中兜圈子，把宗教幻想推崇为历史的动力。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整个这种德国历史编纂学的最终的、达到自己“最纯粹的表现”的成果。对于德国历史编纂学来说，问题完全不在于**现实的利益**，甚至不在于政治的利益，而在于纯粹的思想。这种历史哲学后来在圣布鲁诺看来也一定是一连串的“思想”，其中一个吞噬一个，最终消失于“自我意识”中。圣麦克斯·施蒂纳更加彻底，他对全部现实的历史一窍不通，他认为历史进程必定只是“骑士”、强盗和怪影的历史，他当然只有借助于“不信神”才能摆脱这种历史的幻觉而得救。（注：马克思加了边注：“所谓客观的历史编纂学正是脱离活动来考察历史关系。反动的性质”。——编者注）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宗教的观点：它把宗教的人假设为全部历史起点的原人，它在自己的想象中用宗教的幻想生产代替生活资料和生活本身的现实生产。整个这样的历史观及其解体和由此产生的怀疑和顾虑，仅仅是德国人本民族的事情，而且对德国来说也只有地域性的意义。例如，近来不断讨论着如何能够“从神的王国进入人的王国”（注：费尔巴哈《因〈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论〈基督教的本质〉》。——编者注）这样一个重要问题：似乎这个“神的王国”除了存在于想象之中，还在其他什么地方存在过，而学识渊博的先生们不是一直生活在——他们自己并不知道——他们目前想要找到去路的那个“人的王国”之中，似乎旨在说明这个理论上的空中楼阁的奇妙性的科学娱乐——因为这不过是一种娱乐——恰恰不在于证明这种空中楼阁是从现实的尘世关系中产生的。通常这些德国人总是只关心把既有的一切无意义的论调变为某种别的胡说八道，就是说，他们假定，所有这些无意义的论调都具有某种需要揭示的特殊意义，其实全部问题只在于从现存的现实关系出发来说明这些理论词句。如前所说，要真正地、实际地消灭这些词句，从人们意识中消除这些观念，**就要靠改变了的环境而不是靠理论上的演绎来实现**。对于人民大众即**无产阶级来说，这些理论观念并不存在，因而也不用去消灭它们**。如果这些群众曾经有过某些理论观念，如宗教，那么现在这些观念也早已被环境消灭了。

这一段主要批判唯心史观。思想观念如果不是出于现实情况、现实利益，那么这

种观念只是一种空幻的理想。马克思指出历史事件是表象、理论斗争是形式，藏在后面的是利益，阶级利益、集团利益。顺便说一下，唯物史观中的“史”不是指过去的事实，而是指人类社会，从过去到现在以及未来。如果只是理解为“过去”就错了。当然首先是研究“过去”的人类社会。唯物史观研究的对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归根结底是为现实服务的、为未来服务的。

下面紧接着的几段话马克思批判了鲍威尔和费尔巴哈等人，于此略过。

好了，同志们，今天就学习到这，需要文稿的请私信我，我是红雨，下期视频再见。

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5）

同志们好，我是红雨。今天继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名著《德意志意识形态》。

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此外，构成统治阶级的各个人也都具有意识，因而他们也会思维；既然他们作为一个阶级进行统治，并且决定着某一历史时代的整个面貌，那么不言而喻，他们在这个历史时代的一切领域中也会这样做，就是说，他们还作为思维着的人，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例如，在某一国家的某个时期，王权、贵族和资产阶级为夺取统治而争斗，因而，在那里**统治是分享的**，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于是分权就被宣布为“永恒的规律”。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不仅是依靠暴力，更多的是依靠由此生产关系产生的意识形态。历史上出现的生产关系在一定阶段是适合当时生产力发展的，与之适合的意识形态也基本上得到多数人的默认或拥护，这是一般状况。但当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出现矛盾的时候，即变革时代的时候，这种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新的意识形态就会出现，而且和旧的意识形态的斗争与日激烈，直至革命。所以马克思讲的是一般常态下的情况。如果多数人还认可资本主义这种发财致富的方式时，变革是不会到来的，之所以有这种认识，就是因为这样的经济还能发展，人们仿佛还能看见发财的希望。相反，当经济危机来临，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人们的意识也开始怀疑这种经济制度了，革命的意识就会迅速传播开来。

我们在上面（第[82-86]页）已经说明分工是迄今为止历史的主要力量之一，现在，分工也以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的形式在统治阶级中间表现出来，因此在这个阶级内部，一部分人是作为该阶级的思想家出现的，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幻想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作主要的谋生之道，而另一些人对于这些思想和幻想则采取比较消极的态度，并且准备接受这些思想和幻想，因为在实际中他们是这个阶级的积极成员，很少有时间来编造关于自身的幻想和思想。在这一阶级内部，这种分裂甚至可以发展成为这两部分人之间的某种程度的对立和敌视，但是一旦发生任何实际冲突，即当阶级本身受到威胁的时候，**当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好像不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而且好像拥有与这一阶级的权力不同的权力这种假象也趋于消失的时候，这种对立和敌视便会自行消失。一定时代的革命思想的存在是以革命阶级的存在为前提的**，关于这个革命阶级的前提所必须讲的，在前面（第[84-88, 90-91]页）已经讲过了。

粗体字部分我理解为，当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时候，资产阶级思想上的统治和权力上的统治就会暴露无遗，这种思想只代表资产阶级而不代表无产阶级。因为此前资产阶级可以号称自己的思想是世界唯一的思想、终极的思想、全民的思想，资产阶级统治是全民的统治。而这种思想会相当长地、与经济统治一样统治着无产阶级。

然而，在考察历史进程时，如果把统治阶级的思想和统治阶级本身分割开来，使这些思想独立化，如果不顾生产这些思想的条件和它们的生产者而硬说该时代占统治地位的是这些或那些思想，也就是说，如果完全不考虑这些思想的基础——个人和历史环境，那就可以这样说：例如，在贵族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是**荣誉、忠诚**，等等，而在资产阶级统治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概念则是**自由、平等**，等等。总之，统治阶级自己为自己编造出诸如此类的幻想。所有历史编纂学家，主要是 18 世纪以来的历史编纂学家所共有的这种历史观，必然会碰到这样一种现象：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进行革命的阶级，仅就它对抗另一个阶级而言，从一开始就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而是作为**全社会的代表出现的**；它俨然以**社会全体群众的姿态反对唯一的统治阶级**。它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它的**利益在开始时的确同其余一切非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还有更多的**联系**，在当时存在的那些关系的**压力下**还不能够发展为**特殊阶级的特殊利益**。因此，这一阶级的胜利对于其他未能争得统治地位的阶级中的**许多个人来说也是有利的**，但这只是就这种胜利使这些个人现在**有可能升入统治阶级**而言。当法国资产阶级推翻了贵族的统治之后，它使许多**无产者有可能升到无产阶级之上**，但是只有当他们变成资产者的时候才达到这一点。由此可见，每一个新阶级赖以实现自己统治的**基础，总比它以前的统治阶级所依赖的基础要宽广一些**；可是后来，非统治阶级和正在进行统治的阶级之间的对立**也发展得更尖锐和更深刻**。这两种情况使得非统治阶级反对新统治阶级的斗争在否定旧社会制度方面，又要比过去一切争得统治的阶级所作的**斗争更加坚决、更加彻底**。

用阶级的观点分析社会中存在的思想，分析这些思想的基本含义，再看这些思想符合哪些阶级的利益，不应把思想当做是全民的。后半段值得注意，革命阶级是以全民（所有被统治阶级）名义出现的，这种名义也不是完全为了欺骗，一般来说，确实能给一切被压迫阶级带来或多或少的好处，不过是最大的好处是属于革

命的领导阶级。革命的时代，要求变革的总体力量必然大于保守力量，只有这样，新的统治才有可能。马克思用法国大革命做例证，当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联合反对贵族统治以后，二者之间的真正矛盾开始显露，其实这也有赖于资本主义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只要阶级的统治完全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形式**，也就是说，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东西”说成是占统治地位的东西，那么，一定阶级的统治似乎只是某种思想的统治这整个假象当然就会自行消失。

如果说是自行消亡，那一定是指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第一句的实际含义，消灭了阶级统治，消灭了阶级。那时候没有特殊利益，也没有统治。是自治的社会，人们自己管理自己。

当我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学习了这本书，我们就要考察任何观念是否带有阶级性。正如教员说的：在阶级社会里，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比如，有人说富裕了，是无产阶级富裕还是资产阶级富裕？

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主要是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并由此作出结论说，历史上始终是思想占统治地位，这样一来，就很容易从这些不同的思想中抽象出“一般思想”、观念等等，并把它们当作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东西，从而把所有这些个别的思想和概念说成是历史上发展着的一般概念的“自我规定”。在这种情况下，从人的概念、想象中的人、人的本质、一般人中能引伸出人们的一切关系，也就很自然了。思辨哲学就是这样做的。黑格尔本人在《历史哲学》的结尾承认，他“所考察的**仅仅是一**般概念的前进运动”，他在历史方面描述了“真正的神正论”（第 446 页）。（注：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见《黑格尔全集》1837 年柏林版第 9 卷。——编者注）现在又可以重新回复到“概念”的生产者，回复到理论家、玄想家和哲学家，并作出结论说：哲学家、思维着的人本身自古以来就是在历史上占统治地位的。这个结论，如我们所看到的，早就由黑格尔表述过了。这样，证明精神在历史上的最高统治（施蒂纳的教阶制）的**全部戏法**，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手段：

第一，必须把进行统治的个人——而且是由于种种经验的原因、在经验的条件下和作为物质的个人进行统治的个人——的思想同这些进行统治的个人本身分割开来，从而承认思想或幻想在历史上的统治。

第二，必须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必须证明，在一个承继着另一个而出现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之间存在着某种神秘的联系，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得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这些思想凭借自己的经验的基础，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还因为它们被仅仅当作思想来看待，因而就变成自我差别，变成由思维产生的差别）。

第三，为了消除这种“自我规定着的概念”的神秘外观，便把它变成某种人物——“自我意识”；或者，为了表明自己是真正的唯物主义者，又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玄学家，而这些人又被看作是历史的制造者、“监护人会议”、统治者（注：马克思加了边注：“一般人：‘思维着的人的精神’”。——编者注）。这样一来，**就把一切唯物主义的因素从历史上消除了**，就可以任凭自己的思辨之马自由奔驰了。

要说明这种曾经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方法，以及说明它为什么主要在德国占统治地位的原因，就必须从它与一切玄想家的幻想，例如，与法学家、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务活动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必须从这些家伙的独断的玄想和曲解出发。而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他们的职业和分工出发，是很容易说明这些幻想、玄想和曲解的。**

在日常生活中任何一个小店主都能精明地判别某人的假貌和真相，然而我们的历史编纂学却还没有获得这种平凡的认识，不论每一时代关于自己说了些什么和想象了些什么，它都一概相信。

这几段话是马克思揭穿唯心主义历史学家的用思想、观念玩弄历史的一些手段。唯心主义想证明历史的统治不是个人，而是思想；马克思证明的是历史的统治是那个时代的统治阶级，而思想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意志、利益；唯心主义历史观跳过个人的统治直接到了思想领域，实际是想说这是全民的统治，否定了阶级的统

治；马克思的意思是统治者个人是统治阶级的一分子，是属于这个阶级的，是阶级的代表，而唯心主义可以说个人是代表全民的。因此，唯心主义历史观没有阶级观念。

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在经济上、政治上、思想的统治，必然要对被统治阶级的思想进行压制，最典型的是美丽国，奥氏上任伊始，就公开宣称反对共产主义。

好了同志们，今天就学到这，我是红雨，下期视频再见。

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6)

同志们好，我是红雨，今天我们继续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名著《德意志意识形态》。

[B. 意识形态的现实基础]

[1.] 交往和生产力

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的一次分工**，就是**城市和乡村的分离**。城乡之间的对立是随着野蛮**向文明的过渡**、部落制度**向国家的过渡**、地域局限性向**民族的过渡**而开始的，它贯穿着文明的全部历史直到现在——**随着城市的出现，必然要有行政机关、警察、赋税**等等，一句话，必然要有公共的政治机构[Gemeindewesen]，从而也就必然要有一般政治。在这里，居民**第一次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城市已经表明了人口、生产工具、资本、享受和需求的**集中**这个事实；而在乡村则是完全相反的情况：隔绝和分散。**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城乡之间的对立是个人屈从于分工、屈从于他被迫从事的某种活动的**最鲜明的反映**，这种屈从把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城市动物**，把另一部分人变为**受局限的乡村动物**，并且每天都重新产生二者利益之间的对立。在这里，劳动仍然是最主要的，是凌驾于个人之上的力量；只要这种力量还存在，私有制也就必然会存在下去。**消灭城乡之间的对立，是共同体的首要条件之一**，这个条件又取决于许多物质前提，而且任何人一看就知道，这个条件单靠意志是不能实现的（这些条件还须详加探讨）。城市和乡村的分离还可以看作是**资本和地产的分离**，看作是资本不依赖于地产而存在和发展的开始，也就是

仅仅以**劳动和交换为基础**的所有制的开始。

这段是讲社会的发展、国家的形成，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分离，城乡的分裂是一般国家形成的状况。比如草原国家是否一定有城市呢？我看不一定，因为是游牧方式，不可能有固定的场所，所以没必要建立城市。他们为什么要用帐篷呢，就是搬家方便。后半段谈到消灭城乡对立，只有共产主义才能实现。最后一句是指，城乡的分离为资本主义制度创造了条件。

在中世纪，有一些城市不是从前期历史中现成地继承下来的，而是由获得自由的农奴重新建立起来的。在这些城市里，每个人的唯一财产，除开他随身带着的几乎全是最必需的手工劳动工具构成的那一点点资本之外，就只有他的特殊的劳动。不断流入城市的逃亡农奴的竞争；乡村反对城市的连绵不断的战争，以及由此产生的组织城市武装力量的必要性；共同占有某种手艺而形成的联系；在手工业者同时又是商人的时期，必须有在公共场所出卖自己的商品以及与此相联的禁止外人进入这些场所的规定；各业手工业间利益的对立；保护辛苦学来的手艺的必要性；全国性的封建组织；——所有这些都是各行各业的手艺人联合为行会的原因。这里我们不打算详细地谈论以后历史发展所引起的行会制度的多种变化。在整个中世纪，农奴不断地逃入城市。这些在乡村遭到自己主人迫害的农奴是只身流入城市的，他们在这里遇见了有组织的团体，对于这种团体他们是没有力量反对的，在它的范围内，他们只好屈从于由他们那些有组织的城市竞争者对他们劳动的需要以及由这些竞争者的利益所决定的处境。这些只身流入城市的劳动者根本不可能成为一种力量，因为，如果他们的劳动带有行会的性质并需要培训，那么行会师傅就会使他们从属于自己，并按照自己的利益来组织他们；或者，如果这种劳动不需要培训，因而不带有行会的性质，而是日工，那么劳动者就根本组织不起来，始终是无组织的平民。城市对日工的需要造成了平民。

奴隶社会的被统治阶级是奴隶，封建社会的被统治阶级在欧洲叫农奴。这段讲城市的发展，封建社会的内部发展，封建行会的形成。随着城市工业的发展，农奴制度逐渐走向瓦解。

这些城市是真正的“联盟”（注：按照施蒂纳的看法，“联盟”是利己主义者的自愿联合（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2-501页）。——106。），这些“联盟”的产生是**由于直接的需要，由于对保护财产、增加各成员的生产资料和防卫手段的关心**。这些城市的平民是毫无力量的，因为他们都是只身流入城市的彼此素不相识的个人，他们无组织地同有组织、有武装配备并用忌妒的眼光监视着他们的力量相抗衡。每一行业中的帮工和学徒都以最适合于师傅的利益组织起来；他们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使师傅具有双重力量**：第一，师傅对帮工的全部生活有直接的影响；第二，帮工在同一师傅手下做工，对这些帮工来说这是一根真正的纽带，它使这些**帮工联合起来反对其他师傅手下的帮工**，并使他们与后者分隔开来；最后，帮工由于关心自己也要成为师傅而与现存制度结合在一起了。因此，平民至少还举行暴动来反对整个城市制度，不过由于他们软弱无力而没有任何结果，而**帮工们只在个别行会内搞一些**与行会制度本身的存在有关的小冲突。中世纪所有的大规模起义都是从乡村爆发起来的，但是由于**农民的分散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成熟**，这些起义也毫无结果（注：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研究了农民反抗封建制度的斗争历史，探讨了1848-1849年农民的革命活动，改变了他们对中世纪农民起义的评价。恩格斯在1850年写的《德国农民战争》（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卷第383-483页）一书中阐明了农民起义的性质及其在推翻封建制度的基础方面所起的作用。——106。）。

这些城市中的资本是自然形成的资本；它是由住房、手工劳动工具和自然形成的世代相袭的主顾组成的，并且由于**交往不发达和流通不充分**而没有实现的可能，只好父传子，子传孙。**这种资本和现代资本不同**，它不是以货币计算的资本——用货币计算，资本体现为哪一种物品都一样——，而是直接同占有者的特定的劳动联系在一起、同它完全不可分割的资本，因此就这一点来说，它是**等级资本**。

在城市中各行会之间的分工还是非常少的，而在行会内部，各劳动者之间则根本没有什么分工。每个劳动者都必须熟悉全部工序，凡是用他的工具能够做的

一切，他必须都会做；各城市之间的有限交往和少量联系、居民稀少和需求有限，都妨碍了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因此，每一个想当师傅的人都必须全盘掌握本行手艺。正因为如此，中世纪的手工业者对于本行专业劳动和熟练技巧还是有兴趣的，这种兴趣可以达到某种有限的艺术感。然而也是由于这个原因，中世纪的每一个手工业者对自己的工作都是兢兢业业，安于奴隶般的关系，因而**他们对工作的屈从程度远远超过对本身工作漠不关心的现代工人。**

以上几段还是在讲封建社会下的行会制度的情况。现代工人阶级的前身——帮工和学徒是带有封建性的工人，一般来说还是手工工人。文中说的等级资本就是受封建制度束缚的资本，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自由资本。这种封建性使工人不可能有自己的组织和阶级意识，更不可能推翻他们的主人——行会师傅。这是源于生产力的限制和封建制度的桎梏。

分工的进一步扩大是生产和交往的分离，是商人这一特殊阶级的形成。这种分离在随历史保存下来的城市（其中有住有犹太人的城市）里被继承下来，并很快就在新兴的城市中出现了。这样就产生了同邻近地区以外的地区建立贸易联系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之变为现实，取决于现有的**交通工具**的情况，取决于**政治关系所决定的沿途社会治安状况**（大家知道，整个中世纪，商人都是结成武装商队行动的）以及取决于交往所及地区内相应的文化水平所决定的比较粗陋或比较发达的需求。

随着交往集中在一个特殊阶级手里，随着商人所促成的同城市近郊以外地区的通商的扩大，在生产和交往之间也立即发生了相互作用。城市彼此建立了联系，新的劳动工具从一个城市运往另一个城市，**生产和交往间的分工随即引起了各城市间在生产上的新的分工**，不久每一个城市都设立一个占优势的工业部门。最初的地域局限性开始逐渐消失。

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

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在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每天都在重新发明，而且每个地域都是独立进行的。发达的生产力，即使在通商相当广泛的情况下，也难免遭到彻底的毁灭。关于这一点，腓尼基人的例子就可以说明。由于这个民族被排挤于商业之外，由于它被亚历山大征服以及继之而来的衰落，腓尼基人的大部分发明都长期失传了。再如中世纪的玻璃绘画术也有同样的遭遇。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的直接结果就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即**超出行会制度**范围的生产部门的产生。工场手工业的初期繁荣——先是在意大利，然后是在佛兰德——的历史前提，是同外国各民族的交往。在其他国家，例如在英国和法国，工场手工业最初只限于国内市场。除上述前提外，工场手工业还以人口特别是乡村人口的不断集中和资本的不断积聚为前提。资本开始积聚到个人手里，一部分违反行会法规积聚到行会中，一部分积聚到商人手里。

随着交往的扩大，分工进一步发展，商人出现了，商人促进交往，分工进一步发展，生产方式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工场手工业，而封建行会制度逐步走向瓦解，即封建性的生产关系逐渐被资本主义性质的生产关系取代。所以交往（这里主要是产品交换）很重要，现代教科书好像不怎么提这个，只是注重生产、生产关系，这是不对的。工场手工业应该算是半封建、半资本主义性质，是向资本主义性质过渡的阶段。下面对工场手工业阶段进行详细的阐述和分析。

那种一开始就以**机器**，尽管还是以具有最粗陋形式的机器为前提的劳动，很快就**显出它是最有发展能力的**。过去农民为了得到自己必需的衣着而在乡村中附带从事的织布业，是由于交往的扩大才获得了动力并得到进一步发展的第一种劳动。织布业是最早的工场手工业，而且一直是最主要的工场手工业。随着人口增长而增长的对衣料的需求，由于流通加速而开始的自然形成的资本的积累和运用，

以及由此引起的并由于交往逐渐扩大而日益增长的对奢侈品的需求，——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了织布业在数量上和质量上的发展，使它脱离了旧有的生产形式。除了为自身需要而一直在继续从事纺织的农民外，在城市里产生了一个新的**织工阶级**，他们所生产的布匹被指定供应整个国内市场，而且大部分还供给国外市场。

织布是一种多半不需要很高技能并很快就分化成无数部门的劳动，由于自己的整个特性，它抵制行会的束缚。因此，织布业多半在没有行会组织的乡村和小市镇上经营，这些地方逐渐变为城市，而且很快就成为每个国家最繁荣的城市。

随着**摆脱了行会束缚的工场手工业**的出现，所有制关系也立即发生了变化。越过自然形成的**等级资本**而向前迈出的第一步，是受**商人的出现所制约**的，商人的资本一开始就是活动的，如果针对当时的情况来讲，可以说是**现代意义上的资本**。第二步是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而迈出的，工场手工业又运用了大量自然形成的资本，并且同自然形成的资本的数量比较起来，一般是增加了活动资本的数量。

同时，工场手工业还成了**农民摆脱**那些不雇用他们或付给他们极低报酬的**行会的避难所**，就像在过去行会城市是农民摆脱土地占有者的避难所一样。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同时也就开始了一个流浪时期，这个时期的形成是由于：**取消了封建侍从，解散了拼凑起来并效忠帝王、镇压其诸侯的军队**，改进了农业以及把大量耕地变为牧场。从这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流浪现象是和**封建制度的瓦解**密切联系着的。早在 13 世纪就曾出现过的个别类似的流浪时期，只是在 15 世纪末和 16 世纪初才成为普遍而持久的现象。这些流浪者人数非常多，其中单单由英王亨利八世下令绞死的就有 72 000 人，只有付出最大的力量，只有在他们穷得走投无路而且经过长期反抗之后，才能迫使他们去工作。迅速繁荣起来的**工场手工业**，特别是在英国，渐渐地**吸收了他们**。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各国进入竞争**的关系，展开了商业斗争，这种斗争

是通过战争、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来进行的，而在过去，各国只要彼此有了联系，就互相进行和平的交易。从此以后**商业便具有了政治意义**。

随着工场手工业的出现，工人和雇主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在行会中，帮工和师傅之间的**宗法关系**继续存在，而在工场手工业中，这种关系由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金钱关系代替**了；在乡村和小城市中，**这种关系仍然带有宗法色彩**，而在比较大的、真正的工场手工业城市里，则早就失去了几乎全部宗法色彩。

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关于这个阶段的一般情况我们不准备在这里多谈。新发现的土地的殖民地化，又助长了各国之间的商业斗争，因而使这种斗争变得更加广泛和更加残酷了。

这几段都是描写工场手工业阶段的，工场手工业使用简单的机器，也有简单的分工协作。这种生产方式的发展，使封建关系逐渐解体，城市的工场手工业基本就是资本主义关系了。农村的不然。

看来马克思是用较大的篇幅叙述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发展的历史，语言通俗，就不多做解释了。

好了同志们，篇幅关系，这次讲讲到这，我是红雨，下期视频再见。

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7）

同志们好，我是红雨，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德意志意识形态》。文本在工场手工业时期花费了大量笔墨，描绘了工场手工业的三个发展阶段，以下七段内容大家

看看就可以，我们主要看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生产的变化。

在 17 世纪，商业和工场手工业不可阻挡地**集中于一个国家**——英国。这种集中逐渐地给这个国家创造了相对的世界市场，因而也造成了对这个国家的工场手工业产品的需求，这种需求是旧的工业生产力所不能满足的。这种超过了生产力的需求正是引起中世纪以来私有制发展的第三个时期的动力，它产生了大工业——把自然力用于工业目的，采用**机器生产以及实行最广泛的分工**。这一新阶段的其他条件——国内的自由竞争，理论力学的发展（牛顿所完成的力学在 18 世纪的法国和英国都是最普及的科学）等等——在英国都已具备了。（国内的自由竞争到处都必须通过革命的手段争得——英国 1640 年和 1688 年的革命，法国 1789 年的革命。）竞争很快就迫使每一个不愿丧失自己的历史作用的国家为保护自己的工场手工业而采取新的关税措施（旧的关税已无力抵制大工业了），并随即在保护关税之下兴办大工业。尽管有这些保护措施，大工业仍使竞争普遍化了（竞争是实际的贸易自由；保护关税在竞争中只是治标的办法，是贸易自由范围内的防卫手段），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大工业通过普遍的竞争迫使所有个人的全部精力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它尽可能地消灭意识形态、宗教、道德等等，而在它无法做到这一点的地方，它就把它变成赤裸裸的谎言。它**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它使自然科学从属于资本，并使分工丧失了自己自然形成的性质的最后一点假象。它把自然形成的性质一概消灭掉，只要在劳动的范围内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它并且把所有自然形成的关系**变成货币的关系**。它建立了现代的大工业城市——它们的出现如雨后春笋——来代替自然形成的城市。凡是它渗入的地方，它就破坏手工业和工业的一切旧阶段。它使城市最终战胜了乡村。它的 [……]（注：手稿破损。——编者注）是自动化体系。[它造]（注：手稿破损。——编者注）成了大量的生产力，**对于这些生产力来说，私有制成了它们发展的桎梏**，正如行会成为工场手工业的桎梏和小规模的乡村生产成为日益发展的手工业的桎梏一样。**在私有制的统治下，这些生产力只获得了片面的发展，对大**

多数人来说成了破坏的力量，而许多这样的生产力在私有制下根本得不到利用。

一般说来，大工业到处造成了社会各阶级间相同的关系，从而消灭了各民族的特殊性。最后，当每一民族的资产阶级还保持着它的特殊的民族利益的时候，大工业却创造了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在所有的民族中都具有同样的利益**，在它那里民族独特性已经消灭，这是一个真正**同整个旧世界脱离而同时又与之对立的阶级**。大工业不仅使工人对资本家的关系，而且**使劳动本身都成为工人**不堪忍受的东西。

在机器大生产阶段，所有的自然关系都变成了金钱关系，比如原来的宗法关系，家庭关系。（夫妻关系，父母与子女关系）。

机器大生产造成的社会化大生产使劳动者——现代工人阶级陷入贫穷，工人阶级的生活甚至不如宗法社会的时候，因此工人阶级与资本主义社会相对立，工人与他们的工作相对立。

当然，在一个国家里，大工业不是在一切地域都达到了同样的发展水平。但这并不能阻碍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因为**大工业产生的无产者领导着这个运动并且引导着所有的群众**，还因为没有卷入大工业的工人，被大工业置于比在大工业中做工的工人**更糟的生活境遇**。同样，大工业发达的国家也影响着或多或少非工业的国家，因为**非工业国家由于世界交往而被卷入普遍竞争的斗争中**。

这些不同的形式同时也是**劳动组织的形式**，从而**也是所有制的形式**。在每一个时期都发生现存的生产力相结合的现象，因为需求使这种结合成为必要的。

本节文字内容通俗易懂，是马克思用他的语言方式叙述经济发展史，当然，主要讲交往的扩大与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未涉及思想精神领域。对封建行会制度到工场手工业时期讲的比较多，因为这时候是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然后到机器大工业，即资本主义走向成熟和衰落，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交换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破坏和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时资本主义社会就走到了尽头。

下面是第二节第二个问题：

[2 .] 国家和法同所有制的关系

所有制的最初形式，无论是在古典古代世界或中世纪，都是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在罗马人那里**主要是由战争**决定的，而在日耳曼人那里则是由畜牧业决定的。在古典古代民族中，一个城市里聚居着几个部落，因此**部落所有制就具有国家所有制的形式**，而个人的权利则局限于简单的占有，但是这种占有也和一般部落所有制一样，仅仅**涉及地产**。无论在古代或现代民族中，**真正的私有制只是随着动产的出现才开始的**。——（奴隶制和共同体[Gemeinwesen]）（古罗马公民的合法的所有权[dominium ex jure Quiritum]）。在起源于中世纪的民族那里，部落所有制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封建地产，同业公会的动产，工场手工业资本——才发展为由大工业和普遍竞争所引起的现代资本，即变为抛弃了共同体[Gemeinwesen]的一切外观并**消除了国家对所有制发展的任何影响的纯粹私有制**。现代国家是与这种现代私有制相适应的。现代国家由于税收而逐渐**被私有者所操纵，由于国债而完全归他们掌握**；现代国家的存在既然受到交易所内国家证券行市涨落的调节，所以它完全**依赖于私有者即资产者提供给它的商业信贷**。因为**资产阶级已经是一个阶级，不再是一个等级**了，所以它必须在全国范围内而不再是在一个地域内组织起来，并且必须使自己通常的利益具有一种普遍的形式。由于私有制摆脱了共同体[Gemeinwesen]，**国家获得了和市民社会并列并且在市民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实际上国家不外是资产者为了在**国内外相互保障各自的财产和利益**所必然要采取的一种组织形式。目前**国家的独立性**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存在：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成为阶级**，在那里，比较先进的国家中**已被消灭的等级还起着某种作用**，并且那里存在某种混合体，因此在这样的国家里居民的**任何一部分也不可能对居民的其他部分进行统治**。**德国的情况就正是这样**。**现代国家的最完善的例子就是北美**。法国、英国和美国的一些近代作家都一致认为，国家只是为了私有制才存在的，可见，这种思想也渗入日常的意识了。

国家是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统治而建立起来的，法律首先是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建立的。有人说“法律也调节人民内部矛盾”，其实如果没有敌我矛盾，即阶级矛盾的时候，人民内部矛盾完全不必要用法律这个强制性手段，完全可以人民自行调节。后半段讲国家独立性的问题，在等级社会或被消灭的等级还起作用的地方，还存在国家独立性，也就是说还不是资产阶级的国家，马克思说当时的德国，德国当时还是封建性很强的国家，直到俾斯麦统一德国后还是半封建主义和波拿巴主义的混合体制度。

国家的独立性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国家掌握生产资料；一种是国家不掌握生产资料。前者又分为两种情况，即国企和官僚私人资本。如果是第一种情况，国家那就是另外一个阶级的统治，比如金融资本，土地贵族，官僚资本，等等。如果国家不掌握生产资料而能保持独立性，一般而言是新阶级还不具备政治经验或者阶级矛盾还不够发展，这时旧的等级就还管理国家。

这种特殊性在国革里也有阐述，一般情况下，都是社会经济领域中的统治阶级在管理着国家。

因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是该时代的整个市民社会获得集中表现的形式，所以可以得出结论：一切共同的规章都是以**国家为中介的**，都获得了政治形式。由此便产生了一种错觉，**好像法律是以意志为基础的**，而且是以脱离其现实基础的意志即**自由意志**为基础的。同样，法随后也被归结为法律。

私法和私有制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Gemeinwesen]的解体过程中同时发展起来的。在罗马人那里，私有制和私法的发展没有在工业和商业方面引起进一步的结果，因为他们的整个生产方式没有改变。（注：恩格斯加了边注：“（放高利贷！）”。——编者注）在现代民族那里，工业和商业瓦解了封建的共同体[Gemeinwesen]，随着私有制和私法的产生，开始了一个能够进一步发展的新阶

段。在中世纪进行了广泛的海上贸易的第一个城市阿马尔菲也制定了海商法。（注：意大利的城市阿马尔菲是 10-11 世纪的繁荣商业中心。在中世纪，阿马尔菲市海商法在整个意大利都有效，而且在地中海沿岸各国也被广泛采用。——133。）当工业和商业——起初在意大利，随后在其他国家——进一步发展了私有制的时候，详细拟定的罗马私法便又立即得到恢复并取得威信。后来，资产阶级力量壮大起来，**君主们开始照顾它的利益，以便借助资产阶级来摧毁封建贵族**，这时候法便在所有国家中——法国是在 16 世纪——开始真正地发展起来了，除了英国以外，这种发展在所有国家中都是以罗马法典为基础的。即使在英国，为了私法（特别是其中关于动产的那一部分）的进一步完善，也不得不参照罗马法的原则。（不应忘记，**法也和宗教一样是没有自己的历史的。**）

在私法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作为普遍意志的结果来表达的。仅仅使用和滥用的权利[jus utendi et abutendi]就一方面表明私有制已经完全不依赖于共同体[Gemeinwesen]，另一方面表明了一个错觉，仿佛私有制本身仅仅以个人意志即以对物的任意支配为基础。实际上，滥用[abuti] 对于私有者具有极为明确的经济界限，如果他不希望他的财产从而他滥用的权利转入他人之手的话；因为仅仅从私有者的意志方面来考察的物，根本不是物；**物只有在交往中并且不以权利为转移时，才成为物**，即成为真正的财产（一种关系，哲学家们称之为观念）。（注：马克思加了边注：“在哲学家们看来关系=观念。他们只知道‘一般人’对自身的关系，因此，在他们看来，一切现实的关系都成了观念”。——编者注）这种把权利归结为纯粹意志的法律上的错觉，在所有制关系进一步发展的情况下，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现象：某人在法律上可以对某物享有权利，但实际上并不拥有某物。例如，假定由于竞争，某一块土地不再提供地租，虽然这块土地的所有者在法律上享有权利，包括享有使用和滥用的权利。但是这种权利对他毫无用处：只要他还未占有足够的资本来经营自己的土地，他作为土地所有者就一无所有。法学家们的这种错觉说明：在法学家们以及任何法典看来，各个人相互之间的关系，例如缔结契约这类事情，一般都是偶然的；他们认为这些关系可以随意建立或不建立，它们的内容完全依据缔约双方的个人意愿。

每当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创造出新的交往形式，例如保险公司等等，法便不得不承认它们都是获得财产的方式。

法是人制定的，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和规则的，是随着现实的变化而变化的，而现实最核心的是经济，经济最核心的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是法制定的根源。马克思关于这一节论述的不多，貌似没有写完吧。后面列举了一些小标题，应该是没有写下去。

好了同志们，这一节内容分享到这，我是红雨，下期视频再见。

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8）

同志们好，我是红雨，今天我们继续学习《德意志意识形态》。

〔3．自然产生的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与所有制形式〕

〔……〕（注：这里缺四页手稿。——编者注）从前者产生了发达分工和广泛贸易的前提，从后者产生了地域局限性。在前一种情况下，各个人必须聚集在一起，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本身已作为生产工具而与现有的生产工具并列在一起。因此，这里出现了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耕地（水，等等）可以看作是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在前一种情况下，即在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情况下，各个人受自然界的支配，在后一种情况下，他们受劳动产品的支配。因此在前一种情况下，财产（地产）也表现为直接的、自然形成的统治，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表现为**劳动的统治**，特别是**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的统治。前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通过某种联系——家庭、部落或者甚至是土地本身，等等——结合在一起；后一种情况的前提是，各个人互不依赖，仅仅通过交换集合在一起。在前一种情况下，交换主要是人和自然之间的交换，即以**人的劳动换取自然的产品**，而在后一种情况下，主要是**人与人之间进行的交换**。在前一种情况下，只要具备普通常识就够了，体力活动和脑力活动彼此还完全没有分开；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实际上应该已经实行分工。

在前一种情况下，所有者对非所有者的统治可以依靠个人关系，依靠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共同体[Gemeinwesen]；在后一种情况下，这种统治必须采取物的形式，通过某种第三者，即**通过货币**。在前一种情况下，存在着小工业，但这种工业决定于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的使用，因此这里**没有不同的个人之间的分工**；在后一种情况下，**工业只有在分工的基础上和依靠分工才能存在**。

到现在为止我们都是以生产工具为出发点，这里已经表明了工业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必然会产生私有制。在采掘工业[industrie extractive]中私有制和劳动还是完全一致的；在小工业以及到目前为止的整个农业中，所有制是现存生产工具的必然结果；在大工业中，**生产工具和私有制之间的矛盾才是大工业的产物**，这种矛盾只有在**大工业高度发达的情况下**才会产生。因此，只有随着**大工业的发展才有可能消灭私有制**。

文本首先讲了两种生产工具导致的差异，即自然形成的生产工具和由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之间的差异。生产工具是生产力的重要标志，所以实际上是讲生产力和所有制的关系。私有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出现的，它不是一向就有的。

“积累起来的劳动即资本”这句话马克思早期经常使用，意即资本是靠劳动或剥削劳动积累起来的。

后面这段话也是这样，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工具和私有制的矛盾后来表述为生产力（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愈发达，这种矛盾就愈激烈，直至爆发危机。

在大工业和竞争中，各个人的一切生存条件、一切制约性、一切片面性都融合为两种最简单的形式——**私有制和劳动**。货币使任何交往形式和交往本身成为对个人来说是偶然的東西。因此，货币就是产生下述现象的根源：迄今为止的一切交往都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个人的交往，而不是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这些条件可以归结为两点：**积累起来的劳动，或者说私有制，以及现实的劳动**。如果二者缺一，交往就会停止。现代的经济学家如西斯蒙第、舍尔比利埃（注：安·埃·舍尔比利埃《富或贫》1840年巴黎——日内瓦版。——编者注）等人自己就把个人的联合同资本的联合对立起来。但是，另一方面，个人本身完全屈从于分工，

因此他们完全被置于相互依赖的关系之中。私有制，就它在劳动的范围内同劳动相对立来说，是从**积累的必然性**中发展起来的。起初它大部分仍旧保存着共同体[Geimenwesen]的形式，但是在以后的发展中越来越接近私有制的现代形式。分工从最初起就包含着劳动条件——劳动工具 and 材料——的分配，也包含着积累起来的资本在各个所有者之间的劈分，从而也包含着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分裂以及所有制本身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分工越发达，积累越增加，这种分裂也就发展得越尖锐。劳动本身只能在这种分裂的前提下存在。

资本主义大工业使社会简明了，一方面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少数的个人，另一方面是没有生产资料、只有劳动的无产者，二者的对立。

因此，这里显露出两个事实。第一，生产力表现为一种完全不依赖于各个人并与他们分离的东西，表现为与各个人同时存在的特殊世界，其原因是，各个人——他们的力量就是生产力——是**分散的和彼此对立的**，而另一方面，这些力量只有在这些个人的交往和相互联系中才是真正的力量。（注：恩格斯加了边注：“西斯基蒙第”。——编者注）因此，一方面是生产力的总和，生产力好像具有一种物的形式，并且对个人本身来说它们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力量，而是**私有制的力量**，因此，生产力只有在**个人是私有者**的情况下才是个人的力量。在以前任何一个时期，生产力都没有采取过这种对于作为个人的个人的交往完全无关的形式，因为他们的交往本身还是受限制的。另一方面是同这些生产力相对立的**大多数个人**，这些生产力是和他们分离的，因此这些个人丧失了一切现实的生活内容，成了**抽象的个人**，然而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可能作为个人彼此发生联系。

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分离使劳动者成为生产的工具，工人创造的生产力却被资本家占有，工人无产者成了“抽象”的人。这种抽象使自己联系成为一个阶级。

他们同生产力并同他们自身的存在还保持着的唯一联系，即劳动，在他们那里已经失去了任何自主活动的假象，而且只能用**摧残生命的方式**来维持他们的生命。而在以前各个时期，自主活动和物质生活的生产是分开的，这是因为它们是由不

同的人承担的，同时，物质生活的生产由于各个人本身的局限性还被认为是自主活动的从属形式，而现在它们竟互相分离到这般地步，以致**物质生活一般都表现为目的**，而这种物质生活的生产即劳动（它现在是自主活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然而正如我们看到的，也是自主活动的否定形式）则**表现为手段**。

这样一来，现在情况就变成了这样：**各个人必须占有现有的生产力总和**，这不仅是为了实现他们的**自主活动**，而且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生存**。这种占有首先受所要占有的对象的制约，即受发展成为一定总和并且只有在普遍交往的范围里才存在的**生产力的制约**。因此，仅仅由于这一点，**占有就必须带有同生产力和交往相适应的普遍性质**。对这些力量的占有本身不外是同物质生产工具相适应的个人才能的发挥。仅仅因为这个缘故，对生产工具一定总和的占有，也就是个人本身的才能的一定总和的发挥。其次，这种占有受**进行占有的个人的制约**。只有完全失去了整个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实现自己的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限制的；各个人的自主活动受到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和有限性的交往的束缚，他们所占有的是这种有局限性的生产工具，因此他们只是达到了新的局限性。他们的生产工具成了他们的财产，但是他们本身始终屈从于分工和自己的生产工具。在迄今为止的一切占有制下，许多个人始终屈从于某种唯一的生产工具；**在无产阶级的占有制下，许多生产工具必定归属于每一个个人，而财产则归属于全体个人**。现代的普遍交往，除了归全体个人支配，不可能归**各个人支配**。

关于人的自主活动，马克思曾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异化劳动时指的是人的类本质，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异化概念，含义是一样的。要实现人的自主活动，就必须消灭私有制。消灭私有制的条件首要的就是一定的生产力。

生产工具是生产资料的代称，共同占有生产工具就是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最后两句话就是指重建个人所有制的含义。无产者不仅是为了自主、自由地活动，也是为了自己的生存必须这样做，必然性即科学性。

其次，占有还受实现占有必须采取的方式的制约。占有只有通过**联合才能实现**，由于无产阶级本身固有的本性，这种联合又只能是普遍性的，而且占有也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得到实现**，在革命中，一方面迄今为止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权力以及社会结构的权力被打倒，另一方面无产阶级的普遍性质以及**无产阶级为实现这种占有所必需的能力得到发展**，同时无产阶级将抛弃它迄今的社会地位遗留给它的一切东西。

占有是通过联合的方式实现，即共同占有。实现手段是革命。能力是掌握政权，掌握生产以及文化、政治上层建筑。首先是生产。无产阶级的管理社会的能力一般是由其先锋队来实现的，工人不断产生其先锋队并与其紧密联接，勿使先锋队脱离阶级成为特殊的利益集团。

只有在这个阶段上，**自主活动才同物质生活**一致起来，而这又是同各个人向**完全的个人的发展**以及一切自发性的消除相适应的。同样，劳动向自主活动的转化，同过去受制约的交往向个人本身的交往的转化，也是相互适应的。随着**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的占有，私有制也就终结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上，一种特殊的条件总是表现为偶然的，而现在，各个人本身的独自活动，即每一个人本身**特殊的个人职业**，才是偶然的。

自主活动就是人的自由活动，在私有制下的被迫的活动被公有制下的自由活动取代，人的个性重新恢复。人的全面发展才能成为可能。

哲学家们在不再屈从于分工的个人身上看到了他们名之为“人”的**那种理想**，他们把我们所阐述的整个发展过程看作是“人”的**发展过程**，从而把“人”强加于迄今每一历史阶段中所存在的个人，并把他描述成历史的动力。这样，整个历史过程被看成是“人”的**自我异化**过程，实质上这是因为，他们总是把后来阶段的普通个人强加于先前阶段的个人并且**以后来的意识强加于先前的个人**。（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自我异化”。——编者注）由于这种本末倒置的做法，即一开始就撇开现实条件，所以就可以把整个历史变成**意识的发展过程**了。

唯心主义者撇开物质条件谈人的异化，既找不到问题的原因也找不到问题的解决办法，这种历史观只能停留下异化的表象，即人的意识的自我异化。唯物主义者把意识的根源追溯到物质生活关系，指出生产力、生产方式、所有制这些才是问题的根源，只有解决这些问题才能解决异化的问题，并且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性。

最后，我们从上面所阐述的历史观中还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1) 生产力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达到这样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这种生产力已经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机器和货币）。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阶级，它必须承担**社会的一切重负**，而**不能享受社会的福利，它被排斥于社会之外，因而不得不同其他一切阶级发生最激烈的对立**；这种阶级形成**全体社会成员中的大多数**，从这个阶级中产生出**必须实行彻底革命的意识**，即共产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当然也可以在其他阶级中形成，只要它们认识到这个阶级的状况；(2) 那些使**一定的生产力能够得到利用的条件**，是社会的一个**一定阶级实行统治的条件**，这个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注：原文是 praktisch-idealistisch。——编者注）表现，因此一切革命斗争都是**针对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注：马克思加了边注：“这些人所关心的是维持现在的生产状况”。——编者注）；(3) 迄今为止的一切革命始终没有触动活动的性质，始终不过是按**另外的方式分配这种活动**，不过是在另一些人中间**重新分配劳动**，而共产主义革命则针对活动迄今具有的性质，**消灭劳动**（注：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消灭在……统治下活动的形式”。——编者注），**并消灭任何阶级的统治以及这些阶级本身**，因为完成这个革命的是这样一个阶级，它在社会上已经不算是一个阶级，它已经不被承认是一个阶级，它已经成为现今社会的一切**阶级、民族**等等的解体的表现；(4) 无论为了使这种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还是为了**实现事业本身**，使人们普遍地发生变化是必需的，这种变化只有在**实际运动中**，在革命中才有可能实现；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仅是因为没有任何其他的办法能够推翻统治阶级，而且还因为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成为社会的新基础。**

(1) 指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交换形式产生了矛盾，危机的出现，生产力的破坏，新的生产关系必须取代旧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是社会底层，承受着危机的痛苦，所以他就是这场革命的主人。(2) 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政治上占有统治地位，并维护此生产方式的生产，而革命就是阶级的斗争，就是改变生产关系的斗争。(3) 以往的革命都是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共产主义就是消灭一切私有制，并消灭一切阶级和一切阶级的统治。(4) 这种革命不只是意识、思想的革命，是无产阶级的阶级运动。资产阶级不会主动变革实行公有制，只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才能实现。无产阶级在斗争中才能成长、才能成为新世界的主人。否则任何赐予都将使其奴化，不会是主人。所以后来马克思说，无产阶级的解放是无产阶级自己的事情。恩赐的社会主义不能使无产阶级得到解放，不依靠无产阶级的斗争获得的社会主义，不是空想就是背叛。

好了同志们，本期内容就介绍到这，我是红雨，下期视频再见！

解读《德意志意识形态》(9)

同志们好！我是红雨。今天我们学习《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最后一节的内容。

[C.] 共产主义。——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

共产主义和所有过去的运动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形成的前提看作是前人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共产主义所造成的存在状况，正是这样一种现实基础，它使一切不依赖于个人而存在的状况不可能发生，因为这种存在状况只不过是各个人之间迄今为止的交往的产物。这样，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把迄今为止的**生产和交往所产生**

的条件看作无机的条件。然而他们并不以为过去世代代的意向和使命就是给他们提供资料，也不认为这些条件对于创造它们的个人来说是无机的。有个性的个人与偶然的个人之间的差别，不是概念上的差别，而是历史事实。在不同的时期，这种差别具有不同的含义，例如，等级在 18 世纪对于个人来说就是某种偶然的東西，家庭或多或少地也是如此。这种差别不是**我们为**每个时代划定的，而是每个时代**本身**在它所发现的各种不同的现成因素之间划定的，而且不是根据概念而是在**物质生活冲突的影响下划定的**。一切对于后来时代来说是偶然的東西，对于先前时代来说则相反，亦即在先前时代所传下来的各种因素中的偶然的東西，**是与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相适应的交往形式**。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取决于它。当然，物质生活的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每次都取决于已经发达的需求，而这些需求的产生，也像它们的满足一样，本身是一个历史过程，这种历史过程在羊或狗那里是没有的（这是施蒂纳顽固地提出来反对人的主要论据（注：麦·施蒂纳《施蒂纳的评论者》一文中的议论；并见麦·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5 年莱比锡版第 443 页。——编者注）），尽管羊或狗的目前形象无疑是历史过程的产物——诚然，不以它们的意愿为转移。）个人相互交往的条件，在上述这种矛盾产生以前，是与他们的个性相适合的条件，对于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外部的东西；它们是这样一些条件，在这些条件下，生存于一定关系中的一定的个人独力生产自己的物质生活以及与这种物质生活有关的东西，因而这些条件是个人的自主活动的条件，并且是由这种自主活动产生出来的（注：马克思加了边注：“交往形式本身的生产”。——编者注）。这样，在矛盾产生以前，人们进行生产的一定条件是同他们的现实的局限状态，同他们的**片面存在**相适应的，这种存在的片面性只是在矛盾产生时才表现出来，因而只是对于后代才存在。这时人们才觉得这些条件是偶然的桎梏，并且把这种视上述条件为桎梏的意识也强加给先前的时代。

共产主义不是像以往一切社会那样用一种私有制代替另一种私有制，而是彻底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经济。这种经济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大生产基础上的。

历史上存在过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在那个时代都是合理的，但随着生产力

的发展这些交往形式发生了变化，所以那个时代的生产关系的偶然性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性。每一种生产关系都有产生、发展、灭亡的时期，它的产生是合乎历史的，灭亡也是合乎历史的。这就是历史性和现实性。我们看待历史也是这样，要结合当时的社会条件，经济的、人文的、政治的等，否则就是空论的批判或赞美。

这些不同的条件，起初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交往形式的联系就在于：**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

探求这些交往形式的变化就是探求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交往形式的历史就是人类物质存在的历史。这种物质存在的变化决定着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化。人类历史也是生产力向前发展的历史，一切社会关系都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这种发展是**自发地进行的**，就是说它不服从自由联合起来的个人的共同计划，所以它是以各个不同的地域、部落、民族和劳动部门等等为出发点的，其中的每一个起初都与别的不发生联系而独立地发展，后来才逐渐与它们发生联系。其次，这种发展非常缓慢；各种不同的阶段和利益从来没有被完全克服，而只是屈从于获得胜利的利益，并在许多世纪中和后者一起延续下去。由此可见，甚至在一个民族内，各个人，即使撇开他们的财产关系不谈，都有各种完全不同的发展；较早时期的利益，在它固有的交往形式已经为属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相对于个人而独立的虚假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一种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被打倒的权力。由此也就说明：为什么在某些可以进行更一般的概括的问题上，**意识有时似乎可以超过同时代的经验关系**，以致人们在以后某个时代的斗争中可以依靠先前时代理论家的威望。

人类社会自发地发展，物质生产力和精神意识是一起生长起来的。所谓自发发展，就是从原始社会开始一步一步过渡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等。这个地区的文明没有被中断，如果中途被灭国那就不算了。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是有时候政治、意识等上层建筑也有滞后性；反过来说，上层建筑的意识也有超越现实关系的超前性。所以，现实的情况往往是二者并非完全平衡地发展的。比如马克思在自由竞争资本主义阶段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但是 170 多年后的现代，这种理论依然适用，我们就是依靠这个理论。

相反地，有些国家，例如北美的发展是在已经发达的历史时代起步的，在那里这种发展异常迅速。在这些国家中，除了移居到那里去的个人而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自发形成的前提，而这些个人之所以移居那里，是因为他们的需要与老的国家的交往形式不相适应。可见，这些国家在开始发展的时候就拥有老的国家的最进步的个人，因而也就拥有与这些个人相适应的、在老的国家里还没有能够实行的最发达的交往形式。这符合于一切殖民地的情况，只要它们不仅仅是一些军用场所或交易场所。迦太基、希腊的殖民地以及 11 世纪和 12 世纪的冰岛可以作为例子。类似的关系在征服的情况下也可以看到，如果在另一块土地上发展起来的交往形式被现成地搬到被征服国家的话。这种交往形式在自己的祖国还受到以前时代**遗留下来的利益和关系的牵累**，而它在这些地方**就能够而且应当充分地和不受阻碍地确立起来**，尽管这是为了保证征服者有持久的政权（英格兰和那不勒斯在被诺曼人征服（注：英格兰于 1066 年被诺曼底公爵征服者威廉征服。西西里王国是在 1130 年宣告成立的，它包括西西里和以那不勒斯为中心的南意大利。西西里王国的建国方针是由诺曼征服者的首领罗伯特·基斯卡德于 11 世纪下半叶制定的。——125。）之后，获得了最完善的封建组织形式）。

这段比较好理解，讲的是美国。英国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嫁接到美国，美国历史的发展就不是自发地形成。

再没有比认为迄今历史上的一切似乎都可以归结于占领这一观念更普通的了。蛮人占领了罗马帝国，这种占领的事实通常被用来说明从古代世界向封建制度的过渡。但是在蛮人的占领下，**一切都取决于被占领国家此时是否已经像现代国家那样发展了工业生产力**，或者它的生产力主要是否只是以它的联合和共同体[Gemeinwesen]为基础。其次，占领是受占领的对象所制约的。如果占领者不依从**被占领国家的生产条件和交往条件**，就完全无法占领银行家的体现于证券中的财产。对于每个现代工业国家的全部工业资本来说，情况也是这样。最后，无论在什么地方，占领都是很快就会结束的，已经不再有东西可供占领时，必须开始进行生产。从这种很快出现的生产的必要性中可以作出如下结论：定居下来的征服者所采纳的共同体[Gemeinwesen]形式，应当适应于他们面临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如果起初情况不是这样，那么**共同体形式就应当按照生产力来改变**。这也就说明了民族大迁移后的时期到处可见的一件事情，即奴隶成了主人，征服者很快就接受了被征服民族的语言、教育和风俗。

这一段和上一段相反，上一段是先进国家占领落后国家，这段是生产、文化落后的国家占领生产先进的国家。这个典型的中国例子就是清朝，满清入关占领中原后，不得不接受中原的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而元朝初年虽然也接受了中原的先进方面，但它搞种族等级制度，在政治制度上倒退，加剧了阶级对立。因此元朝的统治时间就比较短。

封建制度决不是现成地从德国搬去的。它起源于征服者在进行征服时军队的战时组织，而且这种组织只是在征服之后，由于在被征服国家内遇到的生产力的影响才发展为真正的封建制度的。这种形式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受生产力的制约，这从企图仿效古罗马来建立其他形式的失败尝试（查理大帝，等等）中已经得到证明。

因此，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此外，不一定非要等到这种矛盾在某一国家**发展到极端尖锐的地步，才导致这个国家内发生冲突**。由广泛的国际交往所引起的同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的竞争，

就足以使工业比较不发达的国家内产生类似的矛盾（例如，英国工业的竞争使德国潜在的无产阶级显露出来了）。

黑体字可以解释为，一切历史冲突根本上都是经济利益的冲突，而经济关系的本质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变化。因为有些冲突也许并不涉及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比如政治关系的改变，或者局部利益的扩大等。

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它在迄今为止的历史中曾多次发生过，然而并没有威胁交往形式的基础，——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同时也采取各种附带形式，如冲突的总和，不同阶级之间的冲突，意识的矛盾，思想斗争，政治斗争，等等。从狭隘的观点出发，可以从其中抽出一一种附带形式，把它看作是这些革命的基础，而且因为革命所由出发的各个人都根据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历史发展的阶段对他们自己的活动本身产生了种种幻想，这样做就更容易了。

政治斗争的本质也是经济的内容，表面是空泛的政治、思想斗争，其真实内容不会脱离经济利益。

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是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注：恩格斯加了边注：“（费尔巴哈：存在和本质）”。费尔巴哈关于存在和本质的论点，参看本卷第 97-98 页。——编者注）。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在过去的种种冒充的共同体中，如在国家等等中，个人自由只是对那些在统治阶级范围内发展的个人来说是存在的，他们之所以有个人自由，只是因为他们是这一阶级的个人。从前各个人联合而成的虚假的共同体，总是相对于各个人而独立的；由于这种共同体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联合，因此对于被统治的阶级来说，它不仅是完全虚幻的共同体，而且是新的桎梏。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

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

要实现全人类的自由而不是个别阶级的自由，只有劳动者掌握生产、掌握生产资料，建立新的共同体才能实现，大生产消灭了个体劳动的可能，只能是在共同体进行生产。

异化、物化现象只有消灭人为的、被迫的分工，使人在各部门自由流动劳动才能实现。人实现真正的自由需要这样一个新的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消灭一切阶级和阶级统治，就是自由人联合体。人不能孤立而自由，这种自由是一种异化的自由，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在追求这种自由，实际上是被资本异化的无奈的自由。

我们说交往形式主要包括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生产力与之发生矛盾，进而发生战争或革命，前者如殖民战争，为把对方国变为自己的殖民地或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这主要体现在交换关系的矛盾；而本国的阶级战争往往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殖民战争与阶级战争往往是紧密联系的，像中国的革命就是这样，发达国家争夺中国这块殖民地的战争引起中国国内的阶级战争。

从上述一切可以看出（注：手稿中删去以下这句话：“在每一个历史时代获得解放的个人只是进一步发展自己已有的、对他们来说是既有的生存条件”。——编者注），某一阶级的各个人所结成的、受他们的与另一阶级相对立的那种共同利益所制约的共同关系，总是这样一种共同体，这些个人只是作为普通的个人隶属于这种共同体，只是由于他们还处在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下才隶属于这种共同体；**他们不是作为个人而是作为阶级的成员处于这种共同关系中的。而在控制了自己的生存条件和社会全体成员的生存条件的革命无产者的共同体中，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这个共同体中**各个人都是作为个人参加的。**它是各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发达的生产力为前提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而这些条件从前是受偶然性支配的，并且是作为

某种独立的东西同单个人对立的。这正是由于他们作为个人是分散的，是由于分工使他们有了一种**必然的联合**，而这种联合又因为他们的分散而成了一种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联系。过去的联合决不像《社会契约》（注：让·雅·卢梭《社会契约论，或政治权利的原则》1762年阿姆斯特丹版。——编者注）中所描绘的那样是任意的，而只是关于这样一些条件的必然的联合（参阅例如北美合众国和南美诸共和国的形成），在这些条件下，各个人有可能利用偶然性。这种在一定条件下不受阻碍地利用偶然性的权利，迄今一直称为个人自由。——这些生存条件当然只是现存的生产力和交往形式。

在阶级存在的条件下，阶级造成的联合是由于分工，是被迫的一种共同利益关系；消灭了阶级之后，个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由，是自由的联合。而这一切的根源在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即消灭私有制所需要的物质条件。

个人的这种发展是在历史地前后相继的等级和阶级的共同生存条件下产生的，也是在由此而强加于他们的普遍观念中产生的，如果用哲学的观点来考察这种发展，当然就很容易设想，在这些个人中，类或人得到了发展，或者这些个人发展了人；这样设想，是对历史的莫大侮辱。这样一来，就可以把各种等级和阶级看作是普遍表达方式的一些类别，看作是类的一些亚种，看作是人的一些发展阶段。

个人隶属于一定阶级这一现象，在那个除了反对统治阶级以外**不需要维护任何特殊的阶级利益的阶级**形成之前，是不可能消灭的。

最后一句话指的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讲的无产阶级是在大工业条件下产生的，那些手工业、工场手工业下的无产者还不是无产阶级，当然，无产阶级意识的发展还需要个过程，他在同资产者的斗争中，在资本主义政治、文化的条件下才能进一步发展，只有消灭了资产阶级，——消灭了资产阶级其实同时也消灭了自身——之后，才能消灭一切阶级，进入到无阶级的社会——共产主义。在阶级社会里，没有超阶级的个人的存在。

各个人的出发点总是他们自己，不过当然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玄想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然而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而且正是由于在分工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必然独立化，在每一个人的个人生活同他的屈从于某一劳动部门以及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的生活之间出现了差别。这不应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由非常明确的阶级关系决定和规定的**，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与另一**阶级的对立中才出现**，而对他们本身来说，上述差别只是在他们破产之后才产生。在等级中（尤其是在部落中）这种现象还是隐蔽的：例如，贵族总是贵族，平民总是平民，不管他的其他关系如何；这是一种与他的个性不可分割的品质。有个性的个人与阶级的个人的差别，个人生活条件的偶然性，只是随着那本身是资产阶级产物的阶级的出现才出现。只有个人相互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才产生和发展了这种偶然性本身。因此，各个人在资产阶级的统治下被**设想得要比先前更自由些**，因为他们的生活条件对他们来说是偶然的；**事实上，他们当然更不自由，因为他们更加屈从于物的力量。等级的差别特别显著地表现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中。**当市民等级、同业公会等等起来反对农村贵族的时候，它们的生存条件，即在它们割断了封建的联系以前就潜在地存在着的动产和手艺，表现为一种与封建土地所有制相对立的积极的东西，因此起先也具有有一种特殊的封建形式。当然，逃亡农奴认为他们先前的农奴地位对他们的个性来说是某种偶然的东西。但是，在这方面，他们只是做了像每一个挣脱了枷锁的阶级所做的事，此外，他们不是作为一个阶级解放出来的，而是零零散散地解放出来的。其次，他们并没有越出等级制度的范围，而只是形成了一个新的等级，在新的处境中也还保存了他们过去的劳动方式，并且使它摆脱已经和他们所达到的发展阶段不相适应的桎梏，从而使它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资本主义造就了新的等级，偶然性只是在比封建的固定的等级制这显示了自由——偶然性，资产阶级的破产和无产阶级上升为资产阶级，但毕竟这是小概率的偶然事件，而且无论是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被物化了，失去了自由。

相反地，对于无产者来说，他们自身的生活条件、劳动，以及当代社会的全部生

存条件都已变成一种偶然的東西，单个无产者是无法加以控制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社会组织能够使他们加以控制。单个无产者的个性和强加于他的生活条件即劳动之间的矛盾，对无产者本身是显而易见的，特别是因为他从早年起就成了牺牲品，因为**他本阶级的范围内没有机会获得使他转为另一个阶级的各种条件**。

注意。不要忘记，单是维持农奴生存的必要性和大经济的不可能性（包括把小块土地分给农奴），很快就使农奴对封建主的赋役降低到中等水平的代役租和徭役地租，这样就使农奴有可能积累一些动产，便于逃出自己领主的领地，并使他希望上升为市民，同时还引起了农奴的分化。可见逃亡农奴已经是半资产者了。由此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掌握了某种手艺的农奴获得动产的可能性最大。

由此可见，逃亡农奴只是想自由地发展他们已有的生存条件并让它们发挥作用，因而归根结底只达到了**自由劳动**；而**无产者，为了实现自己的个性，就应当消灭他们迄今面临的生存条件，消灭这个同时也是整个迄今为止的社会的生存条件，即消灭劳动**。因此，他们也就同社会的各个人迄今借以表现为一个整体的那种形式即同国家处于直接的对立中，**他们应当推翻国家，使自己的个性得以实现**。

这段讲无产者和农奴关于阶级上升的比较。最后，无产者只有消灭阶级、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消灭国家（压迫人的政治工具）才能实现自己的个性、自己的自由。

到此为止，《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第一章的内容就全部讲解完毕。同学们应该认真阅读原著文本，尤其是加粗的部分，本人讲解是极粗略的，其目的是解释难点、提示重点，不能作为著作的文本释义。

好了同志们，这次内容就到此结束，我是红雨，下期视频再见。